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51

赤松領禪師語錄

清 道領說　寂源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法秀序
    - 殷弼夢序
  - 目次
  - 上堂一
  - 上堂二
  - 小參
  - 示眾
  - 示眾偈
  - 法語
    - 示大中丞王公
    - 示我和關大檀越
    - 示西星白檀越
    - 示翁檀越
    - 示知參魯居士
    - 示昭然禪人
    - 贈閒菴淨敵居士
    - 示佛燈禪人歸里
    - 示孫演密
    - 示融之禪人
    - 示繼脈監院
    - 示至賢善人
    - 示慈容善人持咒
    - 示碧松禪人
    - 示大潤居士
  - 拈頌
    - 世尊初生
    - 睹星悟道
    - 女子入定
    - 臨濟三問大意三度被打
    - 趙州訪二菴主
    - 勘破婆子

- 婆子燒庵
- 千聖不傳
- 銕蛇橫古路
- 萬仞懸崖
- 撒手而歸
-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 趙州一日於雪臥云…
- 閱密菴祖錄

◦ 贈偈

- 贈佛燈禪人
- 贈慈忍禪人
- 贈松菴禪人
- 贈鶴聲監院
- 贈嵩岩大師
- 贈良遂更號佛遂
- 贈憨拙禪師
- 贈海雲禪人
- 贈大之大德
- 匪大林禪人
- 贈鶴樹禪人
- 贈天臺省參禪師
- 示懷元侍者
- 示震南侍者
- 示嶽雲侍者
- 示寶印禪人
- 示黔谷禪人
- 示泰寧禪人
- 示泰然禪人
- 勉實參禪人
- 示可也禪者
- 勉達也禪人
- 贈悟空禪人
- 贈寶月禪人
- 勉歸元禪人
- 贈瑞徵楊檀越
- 贈龍菴居士
- 勉從佛居士
- 勉心宗居士

- 贈公夏詞宗
- 贈淡也喻詞宗
- 眡師吉居士
- 贈善權居士
- 贈淨圓善人
- 贈佛月居士
- 勉淨月居士
- 贈淨孝居士
- 贈李公大檀越
- 示燦明居士
- 贈淨敵居士
- 示佛意居士
- 答佛宗大德拈花曹溪意旨
- 示瑞貞居士
- 贈宗明居士
- 示佛貞居士
- 贈紫岩居士
- 勉修來居士
- 贈靈源居士
- 贈祇園居士
- 贈大幢居士
- 贈聖林居士
- 勉賢林居士
- 勗子穎居士
- 示雙林禪人
- 勉慈願居士
- 示義月居士
- 贈圓慧善人
- 示超元淨玉居士
- 示淨富居士
- 示佛賢佛悅居士
- 示真慈居士
- 贈鳴佩冉詞宗贖名
- 勉純素居士
- 贈明遠詞宗
- 示靈然居士
- 贈昇寰居士
- 示顯枝居士

        - 示王官堡眾居士
        - 贈來源居士
    - 雜著
        - 參禪偈
        - 念佛偈
        - 掛鐘
        - 布袋和尚
        - 天童密祖
        - 雙桂師翁
        - 慈雲老和尚
        - 繼岐山何居士
        - 天童掃密雲悟祖塔
        - 慈雲掃先老和尚塔
    - 詩集
        - 序
        - 詩
            - 夏日滇中同友遊太和宮樹下
            - 挽澹餘曹老先生
            - 春日送別魯公佟檀越
            - 答孟陽熊檀越登山韻
            - 贈別金檀越
            - 次卞司馬遊東山韻
            - 贈臬憲高護法榮陞
            - 次譚牧州魚聲韻
            - 同友人賦得月下聽溪聲
            - 復史春元問道韻
            - 次登山韻
            - 送中丞曹公柩歸值雨有懷
            - 友人至山題以贈之
            - 送別在臣楊檀越遷楚黃郡丞
            - 詠桂贈友
            - 贈遊山客
            - 詶夏孝廉韻
            - 春日閒詠
            - 友人過訪賦贈
            - 次田春元夜賞菊韻
            - 春日次詶張詞宗過訪不遇韻
            - 贈別乾御一乘二禪人

- 同友人登大悲閣望武侯祠
- 次譚州牧鰲磯浮玉韻
- 壽撫臺慕檀越
- 壽撫軍王檀越
- 次撫軍楊檀越遊山
- 贈撫軍王檀越服制還京
- 次梁道臺登東山韻
- 送別曹公子值雷雨感賦
- 贈糧憲傅檀越榮陞
- 過般若庵
- 同臺二護法河岸蓬居作
- 遊大悲閣
- 花朝
- 詠梅壽東林法兄
- 次荅鳧庵胡居士
- 次眾春元遊山韻
- 訪殷夢臣先生不遇
- 訪東山梅溪法兄
- 掃九峰開山祖塔
- 次法瀾禪師韻
- 贈九峰黽中兄
- 雁字一行書
- 挽曹大中丞
- 和有牧李居士久別來山韻
- 次孔詞宗登山留題
- 次中丞袁大檀越韻
- 喜大之胡長者入道
- 遊海子玉京山
- 次東林玉和尚
- 菊
- 粉蝶夏來時
- 和時乘夏詞宗韻
- 答司南貢元
- 黃詞宗登山分題得柑字
- 山居
- 山居次答昇旭詞宗韻
- 閒詠
- 紫薇

        - 避亂感懷寄殷夢臣先生
        - 贈蔡大中丞
        - 聞提臺侯公訃感悼以寄
        - 春日
        - 和純乾道人韻
        - 山房閒作
    - 書問
        - 復祇林羅居士
        - 復張貢元
        - 復剖元書
        - 謝制軍蔡大檀越
        - 謝撫憲王大檀越
        - 復張經公
        - 復王鎮臺
        - 寄法兄天隱和尚
        - 復白檀越
        - 寄博達法兄
        - 謝九峰黽 中和尚
        - 復客問閱藏經書
        - 法叔丈老和尚啟
        - 寄瘳堂大師
        - 壽王撫軍啟
        - 示文一法孫
    - 佛事
    - 行由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少室壁觀婆羅門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所以吾教外別傳之旨，自拈瞬、破容、發軔、立雪、斷臂以還，如趙簡子之寶符，藏于常山之上，代代可取也。苟非毋恤之賢，其能若是乎？藉如我黔靈赤翁大和尚者，脫白九峰，燈聯雙桂，茂年刻志離塵，栖神澹泊，耕雲墾月，樂道忘憂。孰意名愈晦而人知，用屢藏而世羨，已而問道之屐滿戶外矣。遂感當道宰官之宏護，四民緇白之憧憧，不得已而一出焉。歷主諸剎，輻輳方來，勤以誨物，儉以持身，循誘多方，噓煦無既。兼思晚年欲矢脅不至席，以繼前烈，儻非行解相應，其能利物不倦之若是也耶？其嗣法門人乾御大師，與余有金蘭之誼，負笈相從，不憚間關，千里重繭，齎其語錄，問序於余。余愧未識荊，盥讀至再，曰：「嘻！斯殆常山之寶符耶？請付剞劂氏以廣傳諸，其必有可取之毋恤矣。」是為序。

時康熙辛未皋月午日書於古渝州之西葯菴中

青城後學法秀瞫堂槃譚撰

黔靈赤松禪師語錄序

嘗讀《清靜法行經》，而知古皇先生憫震旦之難化，先命大迦葉、淨光、儒童諸聖賢教化東土，不待金人之夢，而善與人同之心，早已廣被萬有矣。獨是其流日遠，列戶分門，根器未優，遽承衣缽，而室羅筏城之宗旨，遂爾杳不可追。此有識之士，所以每緘李充之口，而閉涉正之目也。

赤松和尚生長錦水，韓氏望族，慕漢赤松子之為人，遂亦仍其號焉。堅生平之苦行，破有漏之空花，得心應手，徹底掀翻。敏公親印，破翁嫡孫，大展臨濟之祖燈，樹起法門之赤幟，不特其惓惓誨人為善，且欲人人同歸於至善，為心何若也？當其閉關數載，參悟上乘，自覺之天良也。長篇短偈，陞堂入室，步步引人，覺後之寶筏也。晚年該煉，四智虛朗，登座說法，普濟人天，覺行之圓滿也。高臥黔靈，翛然獨遠，不求人之信從，而信從彌眾。或以佛法相見，吾見其虛懷接引，宜深者深，宜淺者淺，莫不迎機而導之者矣。有以世法相見，吾見其霽色親人，可方則方，可圓則圓，莫不因物而應之者矣。非有得於古皇大教之深心，烏能惓惓焉誨人為善，又人人同歸於至善，若是其摯且篤哉？師與余為方外交，已非一日，交之久而知之深，且信其善與人同之量也，於是乎敘。

時康熙二十年歲次癸亥桐月之吉石船釣叟殷弼夢　臣氏頓首書於黔靈新松石上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目次

序文(二)
卷一
　上堂
卷二
　上堂
　小參
　示眾
卷三
　法語
　拈頌
　偈
　雜著
卷四(序)
　詩
卷五
　書問
　佛事
　行實

目錄(終)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寂源錄

住貴陽府壽世禪院語錄

康熙丁未，師在白雲，受閣臺張公諱光煥請，於正月廿日入院。
山門。「白雲深處來，浩浩紅塵裏，立孤峻門庭，豎法幢宗旨。」便入。
佛殿。「八十種好，三十二相，瞻之仰之，萬古榜樣。」便拜。
據室：「者個鋪席是令人九轉還丹底所在，今日領上座到此，未免曲隨條例去也。」豎拂子，云：「壽世無多心地藥，單單只用死貓頭。」便起。即日眾請上堂。拈疏云：「某本深居巖穴，木食艸

衣，卻被大福德人用者符子賺出。」遂遞與維那云：「也要大家知。」法座，云：「法空為座，吉祥艸敷，大開青白眼，直踏須彌盧。」便陞。拈香祝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冤頭債主一晤歡欣，洗髓伐毛，幾經煆煉，爇向爐中，供養夔門萬縣慈雲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本師敏樹大和尚，用酹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卓杖云：「諦聽諦聽，今當說摩訶衍法。」又卓杖云：「還有解聽者麼？請出相見。」問：「昨日白雲，今朝壽世，且道是同是別？」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宰官臨筵，請師登座，以何法示？」師云：「沾衣杏花雨，吹面楊柳風。」進云：「可謂風雲聚會，虎驟龍驤。」師云：「千里同風水乳和。」乃云：「杖笠隨身，滿谷白雲關不住；蒲鞋著腳，沿途芳草襯人來。總只為步步踏著實地，節節透出玄源，所以入此保社，賓主歷然，不惜醜拙，只得將從前撞著個無面孔老人分付底無義味事對眾舉揚。」遂豎拂子云：「大眾看看，此是無義味事。」良久，垂下拂子云：「會取好。」(謝辭不錄。)復舉：「真淨和尚居山，初有不出世言，後受洞山請，過訪香城順和尚，以偈戲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今日領上座也有一偈：久盡寒灰枯木材，春風吹醒轉青來，惜花猶恐沾塵事，幾次遮欄處處開。」結椎下座。

師於己酉夏掩關，至壬子秋千日期畢，遇撫軍曹公、司道鎮臺、文武宰官居士，造法衣法被，請出關。

結制，上堂。問：「和尚出關即且置，如何是關中主？」師云：「無角鐵牛眠少室。」僧以袖拂一拂，師云：「也是蚊子上鐵牛。」乃卓拄杖，云：「說玄、說妙，藥之作病；用棒、用喝，病之作藥。一道平沉，本無高下，但有穿鑿，未免禍生。所以，世尊未下天宮，說法已竟；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四十九年一段婆心，無非見病下藥，惟恐法久成弊。摩竭掩室作獅子吼，令人透此消息，直證無功用行，末上多子塔前兩手分付。至達磨初來此土，九年面壁，覓無功用人兩手分付。今日不肖遠孫謬叨祖蔭，守分掩室，亦得此無功用法待無功用人。所以，祖師道：『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不是琉璃瓶，難盛獅子乳。』今日領上座則不然。」以杖擊香案，云：「打破琉璃瓶，迸出獅乳味，宗風幸未衰，吾道起臨濟。臨濟之道已啟，不知可有繼宗風者麼？」以杖作擔勢，顧左右，云：「若無，領上座自承當去也。」便下座。

剃髮，李淨道、黎淨願居士請上堂。「雲窩幾載學癡愚，兩鬢髼鬆懶剪除，今日寸絲無礙處，翻身直上法王居。」顧左右云：「如何

是寸絲無礙句？」良久，舉拂子云：「若道拂子無礙，耳聞眼見錯過多矣；若道拂子有礙，放下拈來通身由我。且道：不有不無畢竟如何？諸仁者！向深深行履處急會寸絲無礙，若得寸絲無礙，踏毘盧頂[寧*頁]有分。」復舉：「肅宗問忠國師：『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檀越向毘盧頂上行』。國師此語仔細看來，人人只解貪高，不肯放下。何故？不見祖師道：『震旦國中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下座。

糧憲慈觀陳善人請上堂。士問：「弟子護關三載，請問關內事如何？」師云：「灰心及第。」進云：「關外事如何？」師云：「聖王有道，野老謳歌。」乃云：「為因出世緣，隨事立賓主，不落套頭禪，養成戴角虎。諸仁者！珍重腳跟行，中途莫莽鹵。山僧恁麼告報，也是憐兒不覺醜。還有善識機宜能具正眼者麼？有則風雲聚會，虎驟龍驤，又是中興臨濟；苟無其人，各請照顧眉毛，向上進步。」復舉：「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云：『尸在者裏，人在甚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得帝釋散花。山僧今日舉揚箇事，不知復有契悟者麼？」豎拄杖，云：「看取木上座，要悟便悟，又待何時？」復卓一下，云：「諸弟兄！悟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下座。

解制，鎮臺王公設齋，請上堂。「八字打開，當陽獨露，孤迥巍巍，更無回護。眾中可有恁麼人麼？」問：「千峰頂上，百尺竿頭，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聞著腦裂。」進云：「已出時如何？」師云：「見者皆喪。」進云：「總不恁麼時如何？」師云：「石虎產個兒，不用莊五彩。」問：「選佛場開，凡聖交參，以何為人？」師云：「上前向汝道。」進云：「退後如何？」師云：「可憐生。」問：「如何是臨命終時一著？」師打云：「須常於此切。」乃云：「解制機緣，本無言句，抹月披風，隨緣去住。唱出無生曲，打動禾山鼓，箇箇入圓明，不傍他門戶。今朝成滿散，盡作獅子舞，他日出頭來，各作一方主。福利於檀那，宗風超佛祖。」下座。

壬子秋，解制謝客畢，有羅氏玅德施大羅木祖地，宰官、居士咸集，請師開建黔靈山於廠地。陞座，卓杖，云：「古人道：『鋤頭是塊鐵，終日手裏捏，挖出一輪池，現出天邊月。』此是古人開池種月，發明本地風光。山僧今日開建黔靈又則不然。」以杖作掘地勢，云：「一鋤天清地寧；二鋤家國興盛；三鋤信施檀越增福延齡；四鋤在會緇素無明頓破、煩惱永忘，人人圓明本地風光，契悟真如實際，燈燈續燄、祖祖聯芳，永作龍天福地，共建安樂道場。且道：還有向上一鋤是什麼人掘得？」以杖向空掘，云：「脈發黔

靈世代昌，高風千古聲流遠。」即日，撫臺曹公同司道文武宰官甚悅，共曰：「可為佛地捐俸修建禪林。」於季冬告成，請師入院。山門。「獅子特來居此地，法王法令又重新。今朝踏入安閒戶，慶祝皇圖億萬春。」
佛殿。「一身應現百千身，道化無方誰比倫？金不博金終始貴，眼中童子面前人。」便拜。
方丈。「獅王踞坐象王回，最上玄關洞徹開。斫盡釣竿心未歇，道明千古貫三才。」
上堂。舉：「智者大師誦《法華》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頓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以杖擊香案，云：「大眾！諦觀靈山非遠，今我大中丞曹公及闔省檀越以菩薩法供養如來，且道與藥王昔年差別多少？若人於此會得，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更聽一偈：靈山付囑久知音，六度齊修般若心，功德林中功最勝，泰山永峻海彌深。」
說戒，上堂。「雪積千山玉，關河萬里清，心光無可比，推倒戒墻行。何以故？事同一家，理源不二，得無漏學，戒定慧具。汝等還識菩薩心地法門麼？」撫尺一下，云：「諦聽，諦聽。」遂說戒，下座。
元日，上堂。問：「昨日舊歲，今朝新春，如何是法王新令句？」師云：「一擊春光枝上破。」進云：「離棒又如何？」師云：「和風呴物遍天涯。」乃云：「高高峰頂，春山秀麗身清淨；深深海底，煙水潺湲舌廣長。了明者，隨處方圓，無人無我；好事者，故生枝節，言舊言新。且道：既無新舊，今日作麼生慶讚？」良久，云：「萬方歸至德，春綻不萌枝。」
因僧掩關，陞座。卓杖，云：「此是監院設齋為法姪掩關，但不知伊為生死無常掩耶？為般若文字掩耶？若是此心未了，發憤掩關，正好向山僧捧頭喝下一斷一切斷，一圓一切圓，又何須三年作限、千日為期，無繩自縛？若不能直下承當徹證，且聽一偈：視聽雙收且學癡，伐毛洗髓莫留疵，等閒摸著無曹鼻，倒壁推墻任所之。」喝一喝，下座。封關，云：「生鐵鑄脊，白醭生口，優曇火裏開，直待三年後。」
李鎮臺請上堂。問：「法筵雲集正冬天，獅子門庭百獸潛，向上宗乘即不問，今朝獨步孰為先？」師云：「目前無異景，瑞雪滿高原。」進云：「好箇冬景，肅靜消寒，如何是春景？」師云：「陽和雪消去，花鳥盡同春。」乃云：「天花散彩，錦繡山川，雪滿千山，孤峰獨露，若是個得本還源漢，步步踏來路不差。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今日翠竹已成玉竹，黃花變作瓊花，值我鎮臺同眾宰官踏雪登山，皈敬三寶，慈悲心與

忠貞心，將軍面與菩薩面，且道是同？是別？」良久，云：「紅爐烈焰英靈客，白雪寒冰佛祖心。」

竇官堡眾居士請師開建寶筏禪林，師到於廠地陞座。士出問：「師登法王寶座，還是為人為己？」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士停思，師云：「何不進語？」士擬進，師打云：「落二落三。」乃云：「雨飛花，石點頭，一句無生曲，詠出萬年秋。一月皎，眾雲收，亭亭不動步，更上一層樓。大眾！於此會得，便知善財童子於福城東際大塔廟前初見文殊即得根本智，目今合會檀越於此廠地前初會山野亦得根本智。且道如何是根本智？」豎拂子云：「會麼？」良久，垂拂云：「一智含千古，長空月正圓。」下座。

乙丑冬，寶筏林工竣，上堂。「最上一著，箇箇聞之皺眉；正令全提，人人見之喪膽。若是伶俐漢，銀山鐵壁直須透過，掉臂而去，懸崖撒手，絕後重甦，穩坐家邦。所以，祖師一字法門，海水濡毫書之不盡；吾家切要宗旨，單刀直入猶落二機。所以，善住天子白文殊言：『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別取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文殊云：『秖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真見如來。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即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師云：「文殊可謂明珠暗投，天子可惜不會別寶。若是山僧則不然，待他道：『虛空即是如來。』直須一喝。何故噇？一喝虛空皆粉碎，看渠何地可容身？」下座。

四月八日，淨月李居士請上堂。「雲飛霧捲雨花浮，壽域無疆億萬秋，只為其中關捩子，至今說著鬼神愁。大眾！且道：山僧所說何事？莫是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耶？莫是拈花微笑不容思議耶？古人又道：『言佛住處龍天喜，無僧說法鬼神愁。』且道：說也愁？不說也愁？還是說的是？不說的是？」良久，舉拂子，云：「會麼？若能會得，唯吾獨尊也在這裏，可以說、可以不說；其或未然，黔靈與諸人傍通一線去也。」以拂子拂一拂，云：「打開無縫塔，金光處處流。」

康熙甲子秋，白檀越請師入滇，為埽九峰開山靈和尚塔，受欽命綏遠將軍蔡公設普齋，請上堂。「靈山七十代，傳法最上乘，太白綿燈焰，宗風貫古今。眾中可有貫徹古今，替開山和尚出氣者麼？」問：「靈光獨露，迥脫根塵，但離妄緣，即如如佛。無妄可離，無佛可即，和尚還有何法示人？」師云：「清風匝地，月映寒潭。」進云：「二大護法差官於山設供，畢竟有何祥瑞？」師云：「金梁玉柱共聯輝。」進云：「和尚埽塔與古靈揩背，且道是同？是

別？」師云：「無孔鐵笛兩頭吹。」僧禮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問：「九峰堂上，虎踞龍蟠，千里埽塔，祖道重光。如何是重光一句？」師云：「有山皆鳥語，無樹不花香。」僧喝，師打一拂，云：「你再喝看。」僧又喝，師又打一拂，云：「逢人莫亂統。」乃卓拄杖，云：「欲報師翁德，聊通拄杖間，打開無縫塔，請出赴齋筵。今日不肖將借須彌為座，豈如先師翁之無為法空為座，坐甚安穩？欲借日月為燈，豈若先師翁之常寂常照為燈，明照千古？凡我後代兒孫，傳之無斁，門庭興盛，可佐王道昇平，實深幸焉！如西識業師，現住白雲禪院，自卓錫以來，枯淡不關於心，始終不渝其志，有此堅確不磷之操，繼先師翁之芳躅，亦已足矣！不肖曾於明末烽煙之際，在黔陽初晤，劈頭一拶，截斷萬緣，做到今日水清月現，方思截斷之機，說什麼陝府鐵牛？所以不憚千有餘程，自黔徂滇，禮師翁遺塔，此亦風木餘恨之悲思也。幸我制憲大司馬垂青法道，惠以財施，羅珍作供，自是福德流馨，螽斯衍慶。即今更拈瓣熏觸師翁鼻孔，俾現在法會緇白見此一段真風播揚於今，惟烈寂光三昧磅礴蒼霄。」復卓杖，云：「白雲常望九峰巔，匍匐前來為雪冤，老樹有枝橫蔭地，清風相送率陀天。」喝一喝。

撫軍王公大檀越次日請上堂。卓杖，云：「閫外提封世外心，懷柔六詔澤民深，恩霑泉石法門盛，彩鳳翩翩下玉音。」顧大眾，云：「諸昆仲！且道是大金湯恢弘祖道，致斯嘉祥？且道是先老和尚寂光發燄，感斯珍供？」復卓杖，云：「向者裏會得，河嶽鍾靈，生甫申而弼景運；天人協吉，演法化以翊皇圖。幸我撫憲大中丞惠澤旁敷，德被過現，山僧登此杀床，激揚宗旨，先拈此一瓣香，聯貫古今，瀰漫上下，令見者、聞者轉煩惱為般若，融世智作真常，將一莖艸成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庶不負檀越願力，祖道重光。」驀拈拂子，云：「即此夏日舒長，熏風匝地，荷池泛綠艤之輕，麥隴吐金莖之秀，原野茵鋪錦繡，丘陵花燦珠璣，者段風光宜人不少，雖則天地玅化，抑乃觸目菩提。仰願大中丞甌卜日下，玉燭增陞，因齋慶讚，扶道弘揚。」復卓拄杖，云：「暫從此日酬高厚，明朝伴我度煙霞。」下座。

撫軍王大檀越率文武尊官於五華禪寺懸額，請上堂。「天生良佐輔皇圖，海國枚寧聖教敷。金鼎調元宣至化，龍章蚤徹太平符。額標梵剎垂今古，浴日光天壯佛都。今日乃我大中丞王公結人天緣、舉殊勝典，不惟法門生色，兼使西來大意的體全彰，正道護佛道常興，祖風翊皇風永扇，務能直下承當，了明真際，庶不負大檀越之勝心也。」復以拂子點一點，云：「憂國憂民大家臣，焚香頂祝護生靈。河山一統扶王化，四海謳歌處處春。」

浴佛，上堂。「王宮一降指天地，漏洩郎當式太過，只為當年行七步，而今遍地走禪和。」下座。

康熙丙寅冬，大中丞慕公同司道文武尊官請就本山結制，糧憲傅母請上堂。拈香祝聖畢。「選佛法場特地開，一塵不立絕安排，龍潭知有金鱗客，重整絲綸上釣臺。」以杖作釣勢，云：「有麼？」問：「太夫人從不思議中來山瓣齋，未審以何法濟？」師云：「萬里日昇光炯炯，普天露澤雨濛濛。」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雙棹別波遠，眾星尊月明。」問：「登寶華王座，提玄要宗旨，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千斤鉉子藕絲縣。」「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泥牛海底眠。」「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一枝無羽箭，透過萬重山。」「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木馬嘶風過江隩。」「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石女巖前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一面無腔鼓，鼕鼕天下鬧。」進云：「幾年不打靈山鼓，今日相逢下一椎。」師云：「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乃云：「玄機獨唱，凡聖掃除，妙諦融通，祖師機正，三要三玄，向上全提，用棒用喝，掀翻窠臼，須要言前薦取，直下承當，洞達本源，了明大意。到此信手拈來，無非諸佛境界，施為動靜，盡是祖師家風，自然隨處作主，遇緣立宗。其或未然，不免九旬作限，三月為期，令人人轉凡成聖，作獅子兒。即如今日大中丞同眾尊官來山請法，演最上乘，且祝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時清瑞氣滿，共享劫前春。」復舉：「月上女對舍利弗言：『諸大菩薩以般若為住。』」師云：「今日糧憲傅母臨山設供，種當來果，且道是因齋慶讚以般若為住耶？是多生踏佛階梯以般若為住耶？然雖如是，將什麼喚作般若？」良久，云：「傾誠覆護祖重光，般若常將翊聖皇，利國利民兼利物，應勳歷代遠傳芳。」下座。

大中丞慕公請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久已飛騰上九霄，現身應化諸緣主。」顧大眾，云：「會麼？佛以般若因，應現百千億，度盡諸眾生，利益無邊際。乾坤雖大，不能載般若之玄；滄海雖深，不能載般若之玅；日月雖明，不能比般若之光；化育色相，不能盡般若之力。且道：將什麼喚作般若？」卓杖一下，云：「諸昆仲！於此會得，便知般若應用不盡；其或未然，山僧別通消息去也。」復卓杖，云：「上方太微，星映臺中之柏；人間青瑣，霜飛簡上之花。是我大中丞現身護法，綱紀黔封，軍民頌祝，佛法光揚。昨來翰言微布，朱提玉粒供佛及僧，非唯廣利人天，抑且恢弘祖道，正所謂：種般若因，得般若果，放般若光，顯般若智。有此自在威力利濟之心，令此選佛場中數百緇素各各腳跟

下洞明大道，應作無為之化，堪報不報之恩。」遂豎拂子，云：「傾誠歡意盡，指日海東昇。」

大中丞慕公誕日，請上堂。「西方無量壽，南極老人星，壽等須彌峻，福如滄海深。如我大檀越慕公為國柱石，忠君澤民，履踐大道，洞達淵源，正所謂現大人相、扶大法幢，世出世間無彼無此。今當初度供佛飯僧，兼請舉揚箇事。」擊拂子，云：「聞麼？聞之不聞是真聞。」豎拂子，云：「見麼？見之不見是真見。於此聞見分明，則與無量壽、南極老人無二無別，滄海不足比其深、嵩嶽不足喻其峻；其或未然，山野慶讚去也。」以拄杖卓一卓，云：「永證金剛壽，泉石遠光輝。」

藩憲柯公初度，請上堂。「佛是靈山老比丘，曾將佛法付王侯，斯時不昧靈山囑，佛法流通無盡休。座中有知無盡者麼？法身不滅，亙古恒在，天中之天，高而無上，聖中之聖，至大獨尊。今我柯公初度良晨，來山設齋供佛及僧，自是靈山有願，多劫熏培，福星一路，德庇黔黎。今日黔靈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壽域不離功德海，福星全照聖賢心。」

閫臺杜公初度，請上堂。「人人有本無字曆，何必外尋好時日？通徹陰陽未判先，微塵剎土喻難及。」卓杖，云：「眾中還有會得者麼？」問：「師登寶座，四眾雲臻，慶祝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炷香煙全體露，壽山福海兩同增。」進云：「恁麼則祿位高增常有慶，福壽綿綿不計春。」師云：「還有向上事在。」乃云：「最上一著，千聖不傳；一念萬年，兩頭坐斷。優曇花三千年一現，壽椿樹八千歲為秋。且如檀越杜公都制黔疆，軍民歡慶，夜戶不扃，口碑載道，惟此德政與佛政渾同、仁心與佛心不二，令現前四眾均沾勝利，同超有漏，得證無生。且如何是無生句？」豎杖，云：「蟠桃初熟候，壽量等虛空。」

撫標大廳熊公請上堂。「不隔雲泥事最奇，法幢扶豎在今時，同緣未失靈山願，歡會原來是舊知。」問：「昔日僧繇畫龍，為什麼不點眼？今日特請和尚點。」師打，云：「點。」僧禮退。問：「暗室千年，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能破？」師打，云：「破。」進云：「從此光明照十方。」師云：「切莫認光影。」乃云：「聲名不虛，文武才能分閫外；法門興盛，人天福利現庭前。有時單刀直入，貼體承當；有時擒縱自由，不勞餘力。如我副臺熊公，現宰官身，行菩薩道，真際則理事全彰，世法則恩威並著，貴筑四方無遺燧，黔江一派不揚波。今日臨山設齋，供佛供眾，可謂不忘靈山願力，廣令法道興揚。」卓杖，云：「赳赳干城古佛顏，傾心護法到寒山，頻將一缽調羹味，分作諸方五味禪。」下座。

操司胡公請上堂。「瑞氣祥光紅日照，龍象繽紛皆玅道，一念澄清萬象同，檻前好鳥和音報。諸昆仲！且道報箇什麼？他道：曾記靈山舊願，還來供佛供僧，施受雙明因果在，宰官心是祖師心。」下座。

城守中軍安公請上堂。「金剛捏得鐵成汁，六味調和細細炊，辦出精饈三德供，天人同享慶香麋。化城路穩還源日，宦海波清見性時，大眾各堅精進志，場開選佛煉獅兒。」下座。

省參禪師請上堂。「坐斷禪河水不通，其中把定透源宗，斯時憶得龐公事，吸盡西江證大雄。」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云：「食且置，你可出得網麼？」僧喝，師云：「未透在。」僧拂袖歸位，師云：「猶是尋常漢。」乃拈拂子，云：「大眾見麼？此是靈山得來，少室拈出，提起同克塞天地，放下則海晏河清。鐵樹開花、紅爐片雪，無陰陽地上題名、空劫以前薦取，綱宗玅句擬議難陳、不二門中千聖杜口，所以摩竭掩室、初祖面壁，罕遇知音。」復舉：「長慶云：『萬象之中獨露身，為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諸昆仲！古人躬行實踐見道之語，黔靈亦有一偈：使得時辰獨作主，娘生鐵面的親睹，揚岐昔用三腳驢，今日翻成戴角虎，當陽把斷獨稱尊，野狐屏跡無方土。」

威清門眾居士請上堂。問：「大地眾生俱是客，能有幾個到家鄉？請問到了家鄉有何祥瑞？」師云：「金鳳夜棲無影樹，玉峰纔露慶雲遮。」乃云：「清虛常寂靜，不動遍河沙，德比天高覆，人間共一家。如斯境界是什麼消息？若道即心是佛，未免矢上如尖；若道非心非佛，猶是揚聲止響。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今時。萬象籠罩不住，千聖拽不回頭，畢竟作麼生道？」良久，云：「輪王全意氣，寶印自然尊。」復舉：「傅大士與武帝書云：『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下善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此書千餘年來無人舉著，黔靈今又不然，上善拼命必死，壁立萬仞，縣崖撒手，及第還鄉；中善寒爐煙絕，冷灰豆爆，親知下落；下善步步踏著實地，直待花發果成。名雖有三，其理則一。」遂揮拂子，下座。

廣東街明魁黃居士等請上堂。問：「如何是黔靈境？」師云：「主山高，案山低。」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縷香煙起，龍象盡瞻依。」乃云：「冰清霜冷，乃佛祖之門庭；日暖風和，實傳心之要訣。山光人境，盡是天機；花放鳥啼，無非玅用。所以龐居士云：『我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體如如只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試問諸人：如何是如如處？識得

如如，即心是佛，何妨貿易迎賓待客，坐塵勞內修證菩提？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拽拄杖，下座。
淨祥蘇居士率男麒生請上堂，問：「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因什麼不生芽？」師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進云：「一般根在土，各自等時來。」師便打，乃云：「當陽獨立，斬斷根塵，東土西天，遞相授受。所以，百丈祖云：『但了妄緣，即如如佛。』如如佛者，今在山僧拄杖頭邊放光動地，亦在汝等諸人面門放光動地。是汝諸人會麼？」卓拄杖，云：「覿面非他物，現出自家珍。」下座。
淨尚陶居士母難，請上堂。「囙地一聲卻也奇，六門齊現不能遺，而今雖到乾坤老，猶是當初舊面皮。方纔登座，雞叫鴉鳴，正合囙地境界。」卓杖，云：「諸昆仲！還知落處麼？若知，便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俱在拄杖頭邊，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多中現少、少中現多，權中現實、實中現權，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匝地普天，內外包括，未生前、已生後，真然不變，如我淨尚居士之壽。若比南山、東海皆世間之壽，卻有不睹、不聞、不變之壽一句作麼生道？金剛無量體，何啻八千椿？」下座。
印川後堂，請上堂。「千載奇逢在一朝，了明大意始全超，雖然踏著還源路，及至深深更寂寥。所以道：祖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若既得成，舉足便超千聖外，大千世界一毫端。」舉拂子，云：「大眾！還見一毫端麼？入水方見長人。」下座。
穎川、松巖二大師請上堂。巖問：「如何是黔靈境？」師云：「翠柏當軒陳祖意，梅花破雪露陽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寂然青松下，歌謠賀太平。」巖禮退，師乃云：「本分宗乘越萬機，一塵不立絕思維，明明歷歷無邊際，非佛非心又是誰？又是誰，卻也奇，認著原來不是伊，即今人境分明句，翻身踏倒五須彌。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良久，云：「祖師心印鐵牛機。」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一終

憨拙禪師請上堂。「明月照溪山，渾如玉一團，到頭終夜度，任運不離天。所以古德云：『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若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歇。』大眾！看珠與月相去幾何？」良久，以杖擊香几，云：「忘時如驀路，一舉在眉邊。」

劉檀越請上堂。卓杖云：「把握機關定，寒潭徹底清，縣崖撒手處，大地坦然平。諸昆仲！汝等既稱參學，畢竟要到撒手休歇處、坦然平穩處。若或未然，直須發大精進，剔起眉毛，看這休歇不下的是什麼人？若得漆桶底穿、冷灰豆爆，方能契悟真常。不見阿那律前劫飯僧供毘婆尸佛，後感九十一劫最富無比，傾囊隨佛出家，證阿羅漢，得天眼通，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庵摩羅果。且道檀越今日來山設供，種人天福，畢竟何感？」良久，云：「福祿樓中坐，更上一重樓。」

林淨從、李淨常、黃淨全眾居士請上堂。「堂堂坐斷千差路，迥出無方第一義，直下透明極則事，如來鼻孔共出氣。摩尼珠，人不識，八臂神王見不及，如來藏裏現收得，要使兒孫俱委悉。三世諸佛於中齊現，天人群生從此流出，一處明得透得，千處萬處光輝，到者裏又何須受記？所以道：若能親切證，無刻不現前。」

結制，都閫杜公請上堂。「久不陞堂打葛藤，口頭生醭手如冰，今朝無那冤相聚，爐韛重開禍又生。且道還有不受煆煉者麼？」良久，云：「一步踏翻海底月，眼前何處不分明？」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春王正月，化被寰中化有餘；天子萬年，籌添劫外籌無盡。綿亙千秋萬古，充滿匝地普天，豈惟民物增輝？抑且山林共慶。法輪隨世轉，轉處即為真，隨緣認得性，無喜亦無嗔。雖然，山僧恁麼告報，卻有凝然不變、新舊不分底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廣東街楊梅居士等請上堂。「當陽有路人皆曉，覿面相呈已見真，萬象之中藏不住，到頭終露舊時心。古人道：『無法可說，無道可傳。』因甚得到今日？」擲拂子，云：「花開鐵樹結圓果，只要親從得處來。」

陳士衍居士為母壽，請上堂。「果熟蟠桃日，金母摘將來，獨受人天供，千春到法臺。諸昆仲！陳居士為母設供，正合祖師門下奇特事，圓陀陀、光爍爍，世界包得麼？淨裸裸、赤灑灑，乾坤收得麼？若或不會，黔靈有佛法大意，快問將來。」士擬出問，師便下座。

松月上座請上堂。「抱骨藏龍種，披肝觸聖胎，勿言容易得，出自痛腸來。眾中有識聖胎者麼？」松月問：「清平世界和尚披忍辱鎧、執吹毛劍向甚麼處去？」師云：「一鏃破三關。」進云：「關破後如何？」師云：「大家同唱太平歌。」乃云：「昨夜寒風透我懷，滿天星斗入眸來，山中理事惟心印，世路回頭顯智才，情知適遇還元地，快便飛騰踏佛階。披忍鎧，破三關，有時翻作獅子吼，一輪明月照松端。」召眾，云：「者事且置，超情離見一句作麼生道？」傍僧喝一喝，師云：「未在。」良久，云：「木人撫掌，石女謳歌。」下座。

上元日，淨敵劉居士請上堂。「元旦初過又上元，朗然一月印中天，好箇未生前句子，了了分明在目前。上方本自光明滿，世界有時月半邊，今日黔靈移到此，人間天上共團圓。人間天上既同圓，普天匝地、萬象森羅、十聖三賢、四生九有，無有不同圓者。且道圓箇甚麼？」便下座。

張淨輪、莫日贊請上堂。「祖師玄，眨眼已過萬重山；諸佛道，直下委悉方始妙。太阿在手任縱擒，高懸古鏡當臺照。諸大眾會麼？其或未會，黔靈打葛藤去也。」舉：「昔有一僧居靜，一日行入市肆受官齋，於清風樓見四野清新，忽然開悟，作偈云：『清風樓上受官齋，此日憑臨特地開，始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蔥嶺帶將來。』諸大眾！汝看此僧悟後眼界迥別，若無蔥嶺帶來，安知有向上一事？今日張莫居士設齋，請山僧陞座敷揚個事，還有蔥嶺意旨麼？」卓拄杖，下座。

芳斌朱居士請上堂。拈拂子云：「信手拈來無一塵，萬緣撥盡了虛名，渾身放倒栴檀樹，遍界馨香不可聞。所以，黔靈者裏不比諸方，譬如深澗淵泉，一任諸人取用不盡。若或不然，揮劍斬開人我易，推山塞斷是非難。」下座。

上堂。「吾言極則事，恁物取難同，更有玄機旨，頓忘塵劫空。塵劫空，是名無上真三昧。」舉拂子云：「大眾！會麼？於此一毫端上會得，即是一行三昧，千處萬處應用無窮，正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處。且問大眾：阿那個是當處？」喝一喝，云：「吼聲振破無明窟，曠劫塵勞當下消。」

傅居士請上堂。「法道之門無二路，參尋不怠自心開，若人親解懷中寶，亦是靈山僧裏來。所以教中謂：『譬如有貧人，行至親友家，親友大捨心，施與珠無價，貧人得此珠，其心大歡喜。』汝等各有無價寶珠，若能尋覓得見，則百劫千生受用不盡。」豎拂子，云：「會麼？一段家珍休外覓，原來行坐不相離。」

致中禪人請上堂。豎拂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識得不為雠，案頭舊帳簿。今日是致中禪德千里來山具戒，請黔靈陞座，亦無可

說。若道說法，法本無說；若道傳戒，戒本無傳。但於心外無戒、戒外無心，但動思惟即為破戒。所以古人道：『等妙二覺即破戒凡夫。』還委悉麼？」垂下拂子云：「克己還天理，方成大丈夫。」
汪德鑄、馮德士重修三江橋工畢，請師踏橋。「夾岸溪聲卻被長虹鎖住，三江渡口任從人物往來，青山疊嶂盡知音，綠水層波皆息浪，萬載堅如鐵鑄，千秋永鎮金剛，數與乾坤久，壽同天地長。今來修橋眾善各發信心，共結善果，請山僧陞座拈香，祝　國利生，伏願諸佛菩薩、山川社稷神祇庇祐，橋梁永固，眾姓福壽綿長，如持地菩薩歷劫修培橋路，永證無上菩提。眾善搆此新橋，功德無二，人人穩步安詳，各各腳跟點地。」卓杖，云：「一派溪流截路遙，長虹百尺鎖江濤。」下座。
藩憲柯大檀越臨山，上堂。「瑞雲開，紅日照，花雨繽紛合妙道，一氣鈞陶萬象同，頻伽和雅簷前報。諸大眾！且道報箇什麼？若道報，高陞祿位，祿位自尊；若道報，福壽增延，福壽本有。所報者，心花發現，復善歸元，施受雙全，證菩薩道。且道不涉施受一句作麼生道？」卓杖，云：「三輪空際莫思量，虛空六合皆平等。」
四月八日，上堂。「指天指地非功勳，祖祖相傳正法興。不肖遠孫重慶祝，亙齊日月永長明。」
大之耆舊請上堂。「祖師心印量無等，直是省之復又省，數百劫來在此中，何緣今日稱登頂？斯則麥浪金，渾成物我識真面；荷池泛綠，得透清涼悟自心。所以，李長者閱經悟金剛不壞之體。今我大之耆舊請黔靈陞座，摩頂受記，於一言之下悟見本真，與李長者無二無別。諸昆仲！如何是不別處？」卓拄杖，云：「一毫端上知消息，偏界全身不覆藏。」下座。
刻先老人錄入藏，上堂。「虛空世界口，為得巨靈手，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今日為先師未了公案，命彼東下，有一人長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不離家舍卻在途中，且道是甚麼人？」悅眾云：「遠則十萬人千，近則不離當處。」師云：「畢竟是甚麼人？」悅眾便喝，師打云：「一人有慶，萬事咸寧。」
副臺王公為太夫人薦福，請上堂。「大哉天地理深洪，質秉坤元造化中。曾受誥封齡百歲，母儀閨節有千功。養葬終身心已矣，資冥幾次忌重逢。是日修齋展孝意，仙人脫化率陀宮。」下座。
嵩巖大師請上堂。「二諦融通，天地肅靜；一心清淨，萬法自如。若富樓那，上德上行；如舍利弗，智足慧足。昔日善財於福城東際大塔廟前一見文殊，即得根本智。今日嵩公初度，為母披剃，於人天眾前一見山野，亦得根本智。諸昆仲，如何是根本智？」豎拂子

云：「金雞抱子出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復示偈云：「一髮落地，萬法齊孤。削盡癡頑，方成丈夫。」
請行周監院，上堂。「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若道有法，則辜先聖埋沒己靈；若道無法，亦辜先聖埋沒己靈。二俱不涉，畢竟如何？若人會得，猶較些子。」院便喝，師云：「住！住！休得亂喝。不見古人道：西方日出卯，雖言先夜何曾早？茲因玅盡越時辰，可謂當家之種草。今將院事親交代，存心須學楊岐老。」
海雲賽老人入藏錄回山，上堂。「去年五月荷池香，一葉扁舟下浙江；今歲九秋菊燦爛，老人錄至開生面。即此流通正法眼，忠孝曇花香遍界。大眾！更聞曇花香麼？」良久，云：「不如禮錄了退。」

小參

李居士供法衣，小參。「衣成九日菊花新，賞玩何如此事真？不具頂門正法眼，安能即物現全身？諸大眾！即物現身且置，如何是正法眼？」豎拂子，云：「見麼？」擊禪床，云：「聞麼？若也聞見分明，當下契悟真常，便超出一頭地也。今有善權居士回心向道，參慕宗乘，供衣飯僧，請山僧小參，叩問極則事，殊不知未出方丈已前向汝開導了也。」復示偈云：「六門緊閉學無生，打徹關頭見自清，捏聚伸開都是我，不曾借手指他人。」
中秋，義月居士請小參。「明月當空照不偏，清輝萬里盡同觀，須知更有光明物，無減無增亙古圓。」擊拂子，下座。
結制，小參。「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水窮山盡處，方識自家珍。諸昆仲！今夜初入期會，值山僧爐韛弘開之始、鉗錘新設之時，只要棒下知歸、言前領略，稍有擬議便錯過了也。急須剔起眉毛、高著眼孔，向七尺單前大死一回，若得冷灰豆爆，卻來方丈裏通個消息。珍重。」
結制，小參。「壁立萬仞，迥絕攀援，透生死關，掉臂而去。若不然者，必須別通一路始得。且道：如何是別通一路？莫是棒喝交馳、揚拳豎指、偈頌文字麼？切莫認著。何以故？如今浩浩談玅說禪，盡是學語之流，因此法門衰於日下。如古德云：『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然還不是。』須向此選佛場中，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淨潔潔、乾爆爆底，不雜、不想，無作、無為，無下、無高，無煩、無惱，一念渾然，純真無二，兀的磕著驚天動地，堪報佛祖之恩，永助無為之化，處煩惱而不亂，居濁世而常清，忍辱柔和，

法空為座。若有如是之人，黔靈當誠禮拜。何故？下心於一切，方繼祖師曹。」
閩臺杜公子請小參。「異域題名詣我曹，學成文武識英豪。」喝一喝，云：「吼聲驚起凌雲志，快便飛騰上九霄。」
瑞禎居士請小參。「龍女牟尼珠，瑞禎火裡蓮，老僧拈起看，不隔一毫端。今者淨吉龍居士大有善因，思輪迴苦，久於知識門下請參話頭，能斷一切是非，始終如一。黔靈昔日向汝道：『本來面目即瑞禎，瑞禎即本來面目。忽地扭轉鼻頭，方知不受人惑。』偈曰：一念純圓現瑞禎，絲毫不昧合天心，依吾指處行將去，何慮菩提道不成？」
入新方丈，小參。「把定機關風不透，到無功處卻成功，功能盡盡無餘事，入此黔靈寶社中。今者藏閣功成，新入方丈，黔靈入此室、坐此座，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諸人到此，入清淨琉璃之地，消歇癡狂之疾。」舉拂子，云：「會麼？若會，盡大地是黔靈丈室，於一毫端上現五須彌；其或未然，也須高著眼始得。」良久，云：「竹月千竿靜，荷池萬里香。」
撫臺公子曹澧、曹泞請對靈小參。「補天浴日大功休，一片丹心仰御樓。萬里滇池今鼓浪，以身死國有來由。曾聞老先生，受命撫黔日，聖天子親諭云：『卿去撫黔，學王陽明行事。』陽明乃道學先生也，報國勤王，勒名鐘鼎。今澹餘先生處虎穴之中、當孤危之際，雖未能恢復社稷，期一死以全大節，臣道無愧矣。今公子扶柩還鄉，請為小參，想先生盡忠悃、忘生死、報君親、取仁義，山野到此，任倒腹傾腸，言亦難盡。」豎拂子，云：「諸仁者！看看澹餘先生在拂子頭邊活鱍鱍地，看他生亦不曾生、死亦不曾死，生死兩俱捐，跳出風塵裏。」放下拂子，喝一喝，云：「千古一朝真際印，當來仍在肘中懸。」
趙學臺公子請為母對靈小參。「人生宦海樂安然，皎皎嫺星世共瞻，只為從前遺澤重，不由人物泣昊天。祖師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今日為恭人趙母又則不然，葉落果成，存亡雙固，四德全歸，長年裕後。大眾！還知有不生不滅處麼？」喝一喝，云：「喝惺從前大夢，了明生死無干，恭人已登仙界，永錫瓜瓞綿綿。」
李鎮臺請為母對靈小參。「關東毓秀滇南居，坤道全圓復善歸，只為孝思無限盡，吾於目下決悲疑。今有鎮臺太夫人，三從不缺，四德全周，善始善終，光宗耀祖，含弘柔順，閨儀可法，真所謂得菩薩道，證悟真常，唯我祖師門下向上一路直指超化去也。」乃打靈龕一拂，云：「離諸苦趣超塵世，重甦大夢上天宮。」

藩臺柯公起棺，小參。卓拄杖，云：「大哉忠孝最為先，惟有柯公已了全，卓杖頓消塵劫夢，真光直上紫微垣。今有大檀越玉鉉柯公，精忠報國，慈惠愛民，享年古希，飄然辭世。今日幢幡濟濟，法樂雍雍，兵民遮道，慟哭震天，可謂一路福星未去，萬家生福常存。黔靈到此指示津梁，亦無別說。曾記公在生之日，與黔靈敘道：『為官偷閒，可參禪否？』黔靈向道：『公能忠君澤民，無處不是禪之玅用。如古人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曾將脅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天下傳。」』今日公雖化去，其與黔靈聯席論道，把臂談心，一段靈光了然在目，不隔絲毫。雖然，更有第一義諦、無生法忍為我公指出去也。」以杖打圓相，云：「寂靜光中無去住，高超劫外任逍遙。」

為提臺侯公對靈小參。「天生名世鎮南紀，令肅貔貅通大理，已現將軍說法身，世緣雖盡何曾死？教中道：『緣從因生，因從緣脫，因緣盡盡，涅槃為樂。』如我公侯大檀越，為國柱石，胸藏數萬之甲兵；文武宏才，倚重黔南之保障。行有餘力，則以逃禪，參究本源，了明大意，雲泥不擇，平等施仁。今則官居極品，壽近七旬，福德兼優，怡然坐化，善始善終，保名全節，正所謂因緣盡盡，涅槃為樂，道德流芳，又何曾死？大眾！大檀越既未曾死，且道在甚麼處？」良久，揮拂子，云：「一登離垢地，遍界現真身。」

王鎮臺官男請為母對靈小參。揮拂子，云：「先天地而生，生而本有；後天地而老，老而常存。要識還源真實意，於今燭照甚分明。今者，王母汪氏之靈生於北地，辭世南黔，德全坤順，內助有先，生則母儀南國，沒則冥福無疆。黔靈到此，別無所說，香煙起處，直透有頂之天，頓超無垢之地。」喝一喝，云：「消融萬劫無遮障，灼破莊周蝶夢長。」

為臬憲曹公對靈小參。「任居兩載幾臨山，恩澤軍民草木霑。不但野人評價重，聲名載道口碑傳。恭惟皇清誥封通議大夫貴州提刑按察使司素徵曹公，下車兩載，德政恩寬，心同杲日，恩重如山。正好護教興隆，不料仙遊。今詣靈前，說片言以酬厚德。」以拄杖于地劃一劃，云：「劃破幽暗之地。」向空擊一擊，云：「擊開有頂之天。我言不思議，公入九臺蓮。」

嵩巖大師請為母對靈小參。「花開世界果成時，莫大因緣任所為，惟有不傳真玅訣，鳳凰產個俊獅猊。者事且置，且道寶庵覺靈向甚處去？莫不是如月上女對舍利弗與麼去耶？又如七賢聖女遊尸陀林，契悟真常而去耶？臺山婆又恁麼去耶？若恁麼多說，總不干他事，只如脫卻殼漏子向甚麼處去？」良久，以杖擊棹，云：「擊開無縫罅，托化清涼天。」

示眾

糧憲傅母延師主席閱藏，示眾。云：「一法流通，天地人物皆有此；三乘設化，昆蟲草木盡霑欣。鋪鑄十聖三賢，運轉四生六道。石聽點首，蠢動聞昇，萬象之中，迥然獨露。且道是甚麼物有此奇特？」揮拂子，云：「諸昆仲！向者裡道道看。」良久，云：「其或不然，又別開一路去也。今為糧憲傅母發最上善心，種當來福果，延諸山昆仲命黔靈主席翻斯三藏靈文，共閱一乘玅典。斯乃秋風肅靜，金萼天香，大家猛著精彩，又非摘葉筭沙，必要欣翻海底，踏倒須彌，現出心藏寶珠，照天照地。倘或如是，則糧憲傅母福田實種，諸昆仲功不浪施。且道功不浪施一句作麼生道？」擲下拂子，云：「萬頃福田純玉種，一聞千悟證菩提。」

鳳凰山，示眾。「杖笠披煙到鳳凰，蒼梧翠竹列成行，深林移得清風下，能使人心徹底涼。諸仁者！會得，當下清涼，越大苦海；如若不會，烈燄炎天，關河有礙。」

春雪，示眾。「春行冬令十分寒，萬壑新開一洞天，隔斷紅塵純玉界，精修白業冷冰禪。風情本分惟疏淡，日用真常守道堅，鐵石心腸孤峻坐，要人直了未生前。諸大眾！如何是未生前事？」良久，云：「穿衣喫飯無他事，出入分明識得渠。」

午日，示眾。「世間有五毒，未若人之口。物毒傷肉皮，口毒盡形朽。所以我幼時，為看人毒醜。逃名梵侶中，逆轉虛空走。深得普賢心，文殊作契友。我無傷害心，彼毒復何有。報諸學道人，珍重規繩守。不見岑大蟲，仰山遭一口。」

示眾。「學道人朝參暮請，不得怠墮。若怠墮，則埋沒己靈，輪迴難出。大抵佛法最有靈驗。昔有僧聞《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大起疑情，萬緣頓息。數日林中經行，聞樹間鳥語有省，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到百花開，黃鶯啼柳上。』如斯親切，方見佛法靈驗。爾等各宜痛念生死，勇猛精進，急早打徹，不枉在祖師門下。若不然者，更聽一偈：白晝閒家計，青山無變異。翻然亂石中，迸出一團玉。」

示眾。「向在修造，人多懈怠，殊不知在作務中無有不是者。豈不聞龐公道：『神通并玅用，運水及搬柴。』說遠人猶難信，近時天童密祖專以作務為佛事，於作務中得大神通、得大自在。若於己躬下事，生死關頭不肯痛切，正是業識茫茫，閻羅老子與你筭飯錢在。」

示眾。「人生百歲，猶如剎那相似，宜各精進，研窮道眼。若道眼明，不枉辭親割愛。入此門中，若不飽道為務，恁爾詩文錦繡，偈

答如流，俱是業識。若更懶墮偷安，無明煩惱，貢高人我，頃刻即是來生換了面皮，縱悔遲也。珍重！」
中秋，示眾。「雲開玉鑑掛中天，萬類同觀照不偏。一道寶光無缺減，人間只解說團圓。」

示眾(十二首)

菩提一念推心起，社稷山河俱照徹，況乃山河一念通，精誠吾道何愁得。
萬仞懸巖常壁立，幾經鞋破腳頭穿，轉身納履重登上，伸手方知掌是拳。
若人行路未曾到，萬象森羅齊發笑，一個灰諧當下休，明頭顯合暗頭竅。
傾蓋相逢事最奇，剎竿扶起在今時，三生自是同悲願，異地還來話舊知。
學道之人要識真，無真念必不平沉，身心平得極乾淨，魔佛齊來是故人。
黑漆圍屏沒亮隔，百千神用難開拆，翻然打破上頭關，日炙風吹壞不得。
一朝生面萬年同，此日分明色相中，底事雙忘別具眼，任他萬紫與千紅。
奈何貪惜事朦朧，退卻一重又一重，可憐晝夜催歸鳥，啼得通身血染紅。
分明佛法世緣邊，只為時人兩樣看，未動機先能薦得，方知火裏出金蓮。
六根清淨更精勤，一念渾然超劫塵，莫向外邊尋佛果，單求自己本來人。
參禪極則取先天，一落二頭便遶纏，石火光中能辯取，不勞蝸角轉三千。
乾坤收在一掌中，放出圓明滿太空，而今不知何若此，看來天地體皆同。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二終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寂源錄

法語

示大中丞王公

乾坤世界廣大，而撮來只一粟米許；萬象森羅歷然，而始終不離方寸。其理包括，妙義無窮，若向外求，轉覓轉遠，秖在一念回觀，恬然肅靜。所以祖師道：「識得一，萬事畢。」且道如何是一？○還識者個麼？若要識此，必須將從前學解一切掃除，勇猛精進，晝夜恒持，行住坐臥之間、語默閒忙之際，應事接物，渾融一片，方為正念現前，豁然磕著本命元辰，與佛祖不別，一毫端上現出莫大世界，將莫大世界收攝在一毫端，到此不守禮而禮立，不著義而義存，不施仁而仁就，不舉願而願成，正所謂坐塵勞內，轉大法輪，君親之恩俱已報畢，方可坐進斯道。

示我和關大檀越

昨在街頭，無向背處，上石磴之時，偶遇大檀越延於府中，齋茗坐談，正是威音那畔傳佛心印之知己也。黔靈久處山中，少入市肆，罕遇知音。今朝恰遇奇人，正合祖師道：「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故書一偈，以表前緣：驀路當陽踏磴時，三生有幸不曾移，獅王乳滴琉璃界，迥契真風一段奇。

示西星白檀越

吾佛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花，飲光微笑，將正法眼藏付囑。又囑梵王、帝釋、國王、王子、大臣，皆護持正法。自此祖祖相傳，到黔靈七十整代矣。常念德微任重，恐不足承當大事。今遇大檀越，忠正賢明，同護正法，現將軍身，行菩薩道。故贈偈曰：從天降下有元因，福祿綿延道德清，信手拈來渾是玉，福星原是舊長庚。

示翁檀越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只為因循歷劫生死。欲了生死，單求自己，能妙悟則照破生死之關，知根源而應化塵寰之主。倘能如是，即吾

教外別傳之心法也。其或未然，必須十二時中，將此身心返觀內照，凝神定慮，一念不生，不出不入，密密綿綿，打成一片，渾然貫徹本地風光，照天照地，方知是我，不是別人。到此四恩盡報，忠孝兩全。偈曰：精勤不怠始參吾，歷歷常懷舊約初，有日大開塵夢眼，翛然記剡祖師圖。

示知參魯居士

往幸入吾宗，精勤下苦功，靈符生掌上，千里卻同風。因有知參居士，精勤向道，將吾舊作偈子，書為箴規。修為何必判西東，前念全除後念攻，一步踏牢真實地，萬緣屏去聖凡同。無功用處超生死，但有絲毫受蔽蒙，不落兩重親切處，大千沙界盡圓融。

示昭然禪人

心覺昭然本潔白，纖毫念動即遮黑。人言片雪點紅爐，我道紅爐出片雪。豁地昭然離意識，好看公案百千則。百千搜盡玄窮處，贓在何愁拏著賊。

贈閒菴淨敵居士

彌陀終日相對，莫教塵勞遮閉。修持善念一分，解釋惡因萬倍。塵塵剎剎等觀，了了明明不昧。摸著閒菴鼻孔，恰是先天一氣。

示佛燈禪人歸里

忠孝雙成一念酬，能全心藏立功猷。程途涉盡歸來日，萬古名標轉更悠。吾徒佛燈者，思歸故里，此去雖離千里，終在師前。若識得足下不涉途程之句，歸來好吃痛棒。

示孫演密

人間事理，心誠實言。誠敬之至，洞徹本元。出一言而興立家邦，得一善而挽回天地，悔一惡而業盡福生。有孫演密求法語，吾哂之曰：「法可筆書乎？」所書者，乃糟粕之言也。糟粕又非可輕視之也。若上志之士，遇在糟粕之中，捨迷入悟，警惕兢業，立德立行，為聖為賢，為千古之奇男子者，若無糟粕之言，亦不能入也。

偈曰：學道之人決是非，明明識得作聾癡，有時踏盡窮源處，萬法收歸一密機。

示融之禪人

融之禪人者，長年真實，本色無二，朝暮勤勞，始終如一，凡事謙和，有古人遠大之風。因此贈以偈曰：同出祇園古到今，根源恰是舊時人，大開積劫塵夢眼，一念常存在祖燈。

示繼脈監院

大凡為僧，無論老少，貴在道心堅確，不辭勞苦，步步腳跟點地，頭頭觸著鼻孔，但於常住並己常住真心，時刻不敢違。有日忽然撞破骷髏，血流遍地，可為當家種草。偈曰：第一要為極則事，研窮至理莫求別，有朝扭著娘生鼻，點滴無差可繼脈。

示至賢善人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若在此處會得行住坐臥，語默忙閒，認得的，作得主，擺得脫，優游自在，不被天地之所轄，鬼神之所拘。若然如是，堂堂已成大道。若不如是，如何了明大道？

示慈容善人持咒

六根精進念精勤，一咒能持出劫塵。莫向外緣尋佛果，單求自己本來人。會得本來人，穿針度線，語默忙閒，無有不是者。熱鬧場中，著一冷眼，無有不的當者。雖世事虛假，就虛假中，無有不真實者。設或未然，借此一咒恒持，降伏雜念妄想。又看持咒是誰，雜念妄想是誰，莫管誰與不誰，妄與不妄，一咒恒持，兩頭絕斷，勇猛提撕，念念在咒上，密密綿綿，渾成一片，豁然撞破機關，得見本來夫真，超出物外，方知自己是一個真咒，又何有別咒之可持哉。

示碧松禪人

歷劫塔成萬壑松，蕭蕭遺下滿天風，與麼聞者心空第，更進丹成子滿叢。內有嘯風戴角虎，林藏值雨老虯龍，鱗鱗節榦生枝秀，奕奕

輝光在此中。何若能為精潔士？昔時有個赤松子，當年軒帝從之遊，草芥公侯皆自許。汝今望風到黔靈，赤碧交互深有理，會得千秋結果意，令渠直下超生死。

示大潤居士

即佛即心心即佛，即心即佛佛即心，若能了此心中佛，永鎮金剛不壞身。

拈頌

世尊初生

拈云：多年我慢，一時貢高，怎奈有傍不肯在？
王宮初降日，眼底特空人，惹得英雄手，喃喃氣不平。

睹星悟道

拈云：喚卻眼睛。
窮滴滴兮喫一驚，明星入眼若真金，思前想後不知是，又向頂[寧*頁]下一鍼。

女子入定

三聖原來同一個，各顯神通元不錯。機梭暗裏逞風流，千古令人看不破。看不破，師姑定是女人作。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臨濟三問大意三度被打

拈云：不識好惡，自討周遮。
塵緣滌淨不知恩，始到灘頭恨尚存，一旦熏風撲面發，歸心似箭解愁痕。

趙州訪二菴主

拈云：年老成精。

為訪深山老古錐，因之不惜兩行眉，拳頭伸出難回手，一釣雙雙入九嶷。

勘破婆子

拈云：賺殺多人，豈但婆子？
臺山有路不多奇，一線羊腸到雪谿，婆子何須頻指點，被人笑破嘴唇皮。

婆子燒庵

拈云：絕人太甚。
巖倚枯椿氣絕甦，春風送暖不曾孤，轉身回祿菴前坐，羞殺人間一丈夫。

千聖不傳

拈云：也是周公不利於孺子。
堂堂正正有規模，莫向人前亂點汗，打破鏡來相見後，蒯通也教背盧都。

銕蛇橫古路

拈云：通身毒氣。
英雄久困在重圍，氣撲簷前古瓦飛，奮志沖開堅壘後，翛然脫灑解征衣。

萬仞懸崖

拈云：抬頭覷著轉身難。
左右逢原事不同，斷岩若似路頭窮，舉頭方見樵山徑，透出雲霄幾萬重。

撒手而歸

返魂之後話郎當，雪沁梅花撲鼻香，個事不須重計議，一條白練任他方。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拈云：婆心太切。
垂言問旨答天威，肅殺霜凝囓鏃機。通身精潔指人知，三番無耐何癡迷。摸且尚於難下手，爭能得彀跨神騎。

趙州一日於雪臥云：「相救，相救。」一僧去州身邊臥，州便起去。

拈云：堂堂古佛，暗使風流。
微細極清古佛才，聲名千古若聞雷，全機暗搭無文印，趁此天花顯出來。

閱密菴祖錄

拈云：真破沙盆。
萬丈深潭碧玉堵，絲毫罅隙雲龍補。翻然踢出破沙盆，恰是驚人戴角虎。戴角虎，莫莽鹵，斯時洞徹心源腑，累及兒孫打口鼓。

贈偈

贈佛燈禪人

一燈之派應千燈，非比人間有暗明，惟是佛燈常不滅，無分晝夜照長存。

贈慈忍禪人

偶然一見心相信，甘淡傾誠苦亦隨，貴使堂中安地步，齊眉共唱獅王兒。

贈松菴禪人

戒德修持百事堅，其中一路透玄關，有時水乳情相合，好立當年濟北禪。

贈鶴聲監院

握得靈符掌上使，是誰學我獅王子，不由說出驚人句，萬古鶴聲親入耳。

贈嵩岩大師

禪那戒德同條貫，北若天高無物齊，蹤跡藏身風雨快，獅兒吼處象王回。

贈良遂更號佛遂

根蒂不凡成大器，道圓極處現良才，法衰扶仗巨靈手，祖道興隆佛遂來。

贈憨拙禪師

三千諸佛吾同命，物我根源不異性，獨待頂[寧*頁]開正眼，廓然之下無凡聖。

贈海雲禪人

實心達本不疑猜，梗概生成羅漢胎，綿密古今俱坐斷，海雲大士又重來。

贈大之大德

天地玄微合我機，我機先貴會心師。離心意識通玄旨，正是吾傳遞代題。有大之，卻也奇，一言之下悟心宗，了了分明本不迷。

匪大林禪人

為人莫問易何難，一念精勤理自全，若得當陽心地印，始知月落不離天。

贈鶴樹禪人

樂隱溪山出化城，洞忘天地洞心明，但餘閑鳥俱飛盡，樹長成陰鶴滿林。

贈天臺省參禪師

精誠一念為渠來，功滿九旬顯佛才，今日戒圓歸及第，寶蓮永發鎮天台。

示懷元侍者

妙年成聖果，為有牟尼珠，若遇英靈子，得來志不殊。只看前賢哲侍者，一生圓木枕頭下，忽朝摸著自家底，千古令人難擬價。

示震南侍者

戴月慇懃力，披星無怨言，因前花有種，果得子孫賢。學待心源盡，好登般若船，叮嚀書字囑，祖道亦非凡。

示嶽雲侍者

學道如撐上水筏，竿竿不歇未曾暇，一朝撐到窮源底，獲得寶珠無北價。

示寶印禪人

參禪本自狂心歇，就此狂心莫放空。莫放空，時時放下，一門路透門門通。

示黔谷禪人

精專一念更精專，透出威音一著先，未踏黃金選佛地，始知溪水應黔山。

示泰寧禪人

無生句子昔存言，聽說遵行踏玅玄，念念不容安位分，心心清淨沒攀緣。渾然咂破娘生舌，了達分明向上關，如是塵消業盡處，隨因赴感應愚賢。

示泰然禪人

從來大道得人難，忽問本來有泰然，吾指目前無別法，閒忙只在舉頭邊。

勉實參禪人

幾回參我為何由，想要明心貴自求，只待石頭點首處，豐荒不問果全收。

示可也禪者

人生本末事終始，物格之中無彼此，片雪紅爐飛點到，灰心一念從原起。

勉達也禪人

古謂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既觀萬物本無心，何謂無心萬物繞。因在有無落二邊，綿延歷劫不能了，會融物我渾忘時，莫大因緣非小小。

贈悟空禪人

多年鍊石肝腸志，密密精勤踏上乘，今到果圓真實地，直憑三昧佛慈心。

贈寶月禪人

無價明珠天地包，為因遠劫著塵囂，而今親遇巨靈手，徹出清暉寶月高。

勉歸元禪人

父母生前不必問，聽言只看心頭病，一朝心病兩俱空，即此歸元真實悟。

贈瑞徵楊檀越

虎生一出便擒羊，高駕雲程鎮夜郎，只侍蟠桃果熟後，酬圓功業續聯芳。

贈龍菴居士

英靈奮志出雲泥，撥轉天關換骨皮，脫體全彰成大用，長年樂享太平時。

勉從佛居士

吾傳心印上乘法，貴汝頭頭用最親，有日踏破關捩子，拈來寸寸是黃金。

勉心宗居士

惟有法空為佛座，百千萬億輪機荷，驀然玅盡始終意，頓悟心宗原一個。

贈公夏詞宗

幾晤黔靈最得宜，良緣培護樂天孜，雲程來往非千里，峰頂常懷一句詩。是日金昆裴氏重，古聞玉帶子瞻遺，山頭功德修圓已，藏海帆標有所思。

贈淡也喻詞宗

朝朝染翰文林郎，未獲真源過別場，選佛聯燈風雨快，淡之不厭悟心王。

黽師吉居士

黑漆乾坤顛倒走，龜毛繩縛一幾希，如斯越格超宗句，莫擬他年化鶴飛。

贈善權居士

回頭徹去萬重雲，不動絲毫現本真，就裏寶珠親密證，但逢鐵石點成金。

贈淨圓善人

吾傳無別惟心印，百劫修持第一功，若得離心意識會，恒沙諸佛體皆同。

贈佛月居士

累劫培成大福田，生生受用亦非凡，世間惟有時常現，佛月光昇萬古圓。

勉淨月居士

根從多劫來，立起長年志，及第得心空，竿頭進步地。離心意識會，徹透玄關捩，即此脫危安，名為真實際。秘密常熏修，機化鬼神懼，記莂在靈山，靜月原一會。

贈淨孝居士

修行百劫為心地，福祿受時果不差，今日大年登及第，向前步步是蓮花。

贈李公大檀越

幾次踏開流水聲，千重雲霧和煙掃，機輪密密已精通，剝盡群陰還自寶。

示燦明居士

幾回登涉扣山廬，直下了明法界圖，指出目前日用事，圓明自性死生無。

贈淨敵居士

萬劫不磨真實心，閒忙語默念長存，一朝看破娘生面，九轉金丹鏡上痕。

示佛意居士

六根清淨越河沙，天上人間共一家，萬法歸來三昧印，方知火裏出蓮花。

答佛宗大德拈花曹溪意旨

吾曾入道甚愚獃，廿載彌堅撥死灰，不覺一聲冷豆爆，何期千古響如雷。

示瑞貞居士

如佛牟尼珠，終朝常現前，不知誰解得，又看瑞貞緣。

贈宗明居士

還源一事貴精誠，踏佛階梯出化城，今日回觀登道岸，超群拔萃正宗明。

示佛貞居士

清高尊貴佛真身，返照推尋自己心，尋到盡頭方轉處，自明何地不觀音。

贈紫岩居士

氣宇彌堅出剎塵，真誠久植悟心明，灼然放倒栴檀樹，遍界馨香不可聞。

勉修來居士

心明平地照高下，萬煉千磨拆不開，今日覺圓方及第，大端因行有修來。

贈靈源居士

屢劫修培相白毫，因功不昧遇吾曹，今朝得遂靈山約，待悟靈源漾海濤。

贈祇園居士

奇哉敦厚有規模，掃盡煙塵篤丈夫，非佛非心俱掃盡，因斯遇著賓頭盧。

贈大幢居士

數載相逢在夜郎，廣培功行識閒忙，而今已了心源意，好豎師生大法幢。

贈聖林居士

墨花潑應福多家，好種心田結果花，不起本來心上路，清宵坐飲趙州茶。

勉賢林居士

念頭提起時相對，不比尋常身口意，佛口佛心行佛事，自然超入如來地。

勗子穎居士

父母未生有大理，少年之父老年子。絲毫認的本來人，超出無生亦無死。因人錯解路頭差，只向外尋棄自己。

示雙林禪人

理事分明共一原，此心須向靜中安，了明直下雙忘處，玅合如如古佛禪。

勉慈願居士

屢劫培成般若芽，人間天上共為家，分明慈願歸源處，花種因成果不差。

示義月居士

本來現成最尊佛，混失塵緣路上走，玅法說來幾萬般，機關只在毫頭守。觀雲起滅俱無處，截月橫吞秖一口，我與目前無別法，單求自己心王主。

贈圓慧善人

一道圓光本不壞，世間萬物難遮蓋，同行同坐甚分明，識得名為觀自在。

示超元淨玉居士

本來一粒金丹種，但舉心時遍界生，此是吾家真密意，纖毫不立現全身。

示淨富居士

道心精進三千日，不斷工夫十二時，兀的踏穿方寸地，終朝物物總逢渠。

示佛賢佛悅居士

佛賢佛悅禮慈顏，竭力同修不放閒，只到花開結果處，方名授記在靈山。

示真慈居士

一念精勤萬事宜，不容毫髮許心馳，若於不掛寸絲處，頓悟真宗在此時。

贈鳴佩冉詞宗贖名

三教門庭共一和，惟於佛祖有仙陀，佩鳴此日還元地，脫卻僧衣換紫羅。

勉純素居士

生生不滅古心源，劫劫綿延到此間，今日豁開塵夢眼，善揚世代在靈山。

贈明遠詞宗

鷲峰拈出一枝春，發遍天涯枯木林，大地忽生多有垢，山河掀覆本無塵。不聞睹處窮玄妙，悟理圓時出果因，無限風光微妙意，善財童子向南詢。

示靈然居士

單瓢隻杖任閻浮，胍發靈臺共一坵，月映長江觀在掌，風吹巨浪涌迷頭。蕭梁蓋笠多生在，漢季施樑遠代留，歷劫聖賢皆若此，而今標在萬重樓。

贈昇寰居士

江海滔滔挂順帆，頻來安命自歡顏，一生補處惟忠直，兩地名喧道義全。紅日光昇懸竹榻，清風常拂響松軒，寬柔耳順螽斯慰，頓悟心王禮舊仙。

示顯枝居士

純朴乾坤德上皇，學明心法量如王，當人不昧因花囑，果結功成佛日長。

示王官堡眾居士

語默玄微不失時，雙明寂照透玄機，進前儘有無窮意，最喜心空及第歸。

贈來源居士

心如銕石念如天，萬事詼諧絕易難，渾得生前真實意，長江月映有來源。

雜著

參禪偈

娘生銕面參禪本，大用通腸徹骨冷，一舉頓消知見識，幾回翻悟迷中醒。不容些入如如理，咂破牢關上上等，如是了明真性義，鷺鷥飛入雪山嶺。
參禪心實如金剛，觸碎銀山不可當，撒手回觀天地外，安然穩坐敘空王。

念佛偈

參禪共念佛，兩處一心居，了卻心頭事，閏王不奈渠。念佛與參禪，和融一處看，渾然方及第，自在即還天。參禪念佛真實，坐斷兩頭居一，忽然看破娘生，輪迴生死了畢。
念佛在佛心裏，動靜兩忘舉止，踏得故鄉地穩，方知理事圓美。阿彌陀佛不離我，纔舉念時已大差，覿面回觀無念者，紅爐火出金蓮花。

掛鐘

瀘彌頂上幾人聞，火裏生冰百煉成，信手拈來高挂起，一聲五夜惺群生。

布袋和尚

長年有不壞，定坐三千界。無奈兩莖眉，缺少六子債。研盡細微理，其如一布袋。

天童密祖

法王大寶，現五濁世。光明如百日昇天，音吼若千雷震地。解弄真獅，中興臨濟。一腔熱血向誰傾，天下至今中毒氣。

雙桂師翁

破頭山上破家私，走向天童陷鐵圍，不料兒孫遍天下，魯戈佛日聿重輝。

慈雲老和尚

潼川貴族王老師，不愛功名世罕知，七坐道場功業事，幸留不肖強撐持。

繼岐山何居士

室中垂言，離卻新舊句答，不屬甲子乙丑。白晝午時星現，黑漆乾坤倒走。家家明月長安，處處清風拂柳。大哉將繼吾宗，善護獅王哮吼。

天童掃密雲悟祖塔

祖翁最尊最貴，最上最高，最深最隱，最顯最明。不肖曾孫到此，何敢欺妄。敬拈一偈，以當瓣香。

歷劫法王大寶位，英豪佛祖稱尊貴，文明若日懸中天，音吼如雷振大地。解弄真獅十二奇，中興臨濟三十輩，一腔肝膽向誰傾，獲得祖來出口氣。又上香云：「四十餘年仰祖翁，八千里路到天童，香焚叩塔真空定，一念消融萬劫通。」

慈雲掃先老和尚塔

高高日午猶相伴，寂寂淒風歲月長。陸路花香芳草綠，水原木本正當陽。正是慧日東昇，人物普照，人無酬日之德，慧日無分照之私，物日雙融，方合妙諦。所以超梵天底事業，直須拋卻；全十力底事，卻乃放下。金聲不顧，玉振何提？因茲披弊垢衣，入泥入水，撩起便行，一點不沾，撞著冤頭，方可揚眉吐氣，堪報不報之恩，永祚皇圖輔化。所以不肖開山創建，刊師法錄，入藏所羈，未得前來拜掃捧日丹心。今日領徒到此，拜掃我師塔壚。諸昆仲！如何是數千里足下不涉程塵一句？良久，鼓掌，云：「須知寶塔千峰碧，卻有雲松雨露青。」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門人悟培　妙卓　淨玉　達意
憨拙　悟元　海進　印中
性本　深玫
弟子劉淨敵　陶淨尚　王淨參同捐資敬刻
本師和尚語錄全部　侍者德芳對
康熙藏在辛未菊月　嘉興府楞嚴寺藏經坊存板)

序

古人云：「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嘗試論之，何處無月，何山無泉，而必曰靜幽者，是知此情此景，非塵勞鞅掌之客之所能窺，而多屬於林泉隱逸之士之為庶幾耳。近如我黔靈和尚者，每禪餘暇，陶情於聲律之中，信手書、信口道，一味從性靈中流出，意在言外，無斧鑿痕，又未可與詩學家呫嗶者流同日而語也。門人輯其平日與士大夫輩詶唱若干首，丐弁於余。余目之，喟然嘆曰：「此詩家上乘耶！」如曰杜、韋、王、孟者，余逆知其為俗物耳，不可以語此，又焉可以譚幽泉靜月者哉！

時康熙庚午歲婆達囉缽陁月佛成道日書於古渝西葯軒中。

青城後學寮堂法秀拜題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寂源錄

詩

夏日滇中同友遊太和宮樹下

綠樹陰濃下，風來枝蕩漾。瓊樓晃太清，巖石疊山嶂。留騎故人懷，揮毫野士曠。雪曲君裁成，巴歌喜共唱。快意適天真，樂道以相尚。古人陳希夷，事跡猶在望。徘徊不能別，欲去又惆悵。

挽澹餘曹老先生

我愛古忠臣，賢哉狄仁傑。身以武周羈，志報唐家切。豈不重捐軀，國恥誰為雪。一朝歸帝子，日洗虞淵烈。心事炳千秋，生死何足說。嗟我澹餘公，今古同一轍。北海聲價高，熙世人文潔。帝重股肱郡，假以撫黔節。下車問循良，方外咨禪悅。識破夢幻因，無生亦無滅。報國期致身，耿耿丹心熱。偶罹豺虎亂，誘縶凡百折。砥柱不可移，守義心如鐵。不敢懷二心，借口豫讓列。豈不思舊發，慷慨以自決。存身將有待，欲以恢大業。所事已垂成，寧慮禍機洩。一死酬君親，日月同昭揭。憑弔古今事，三嘆增悽咽。先死及後死，忠在無勇怯。事成或事敗，品在何優劣。較之迎盧陵，忠貞昭奕葉。吳子寄挽章，紙落數行血。雖我素心人，憂來不可絕。薦向拄杖頭，吟風敲明月。

春日送別魯公佟檀越

膏雨連雲合，織成錦繡新。明月夜初滿，還照別離人。昔君出東海，挾策遊帝闔。為攀龍鱗上，早列虎帳臣。不忘山水約，還以風雅親。詼諧有道骨，起坐無凡塵。偶逢分袂日，常憶聚談晨。俚言博一笑，何日結前因。榮程芳草綠，步步是陽春。

答孟陽熊檀越登山韻

遁跡荒山寺，鋤雲愧遠公，且無名著世，常有鶴鳴空。池柳臨春綠，白雪點蒼松，勘破醯雞甕，不疑蛇影弓。開池得皓月，種樹引清風，翰墨金門出，詶筆搜腸窮。才華空鄴下，霖雨濃山中，逃禪如不棄，煮茗再相從。

贈別金檀越

四海風塵息，八方雲霧湮，細推人物理，各質有前因。愧我居巖谷，惟君不厭貧，名開虎榜首，曾受龍顏諄。灰財成節勁，斗酒共豪賓，榮枯唯是義，得失總於仁。氣骨如山重，心融似水均，臨事無遷改，方顯丈夫身。

次卞司馬遊東山韻

勝概杳何極，登臨興藹然，披雲僧入定，載酒客逃禪。鳥弄枝頭婉，鐘聲野外縣，欲題千里意，猶隔幾重煙。

贈臬憲高護法榮陞

驄馬連雲貴，雲泥不隔津，永昇新慧日，重識舊蓮因。道義懷千古，忠全惟一真，更教泉石遠，艸木盡霑春。

次譚牧州魚聲韻

不戀龍門路，清音出梵宮，石人霑法雨，花鳥度宗風。悟滅諸非盡，聲虛萬籟空，三乘微玅旨，秖在一聞中。

同友人賦得月下聽溪聲

野樹煙鋪密，行吟共月前，溪聲藏白練，風靜響飛泉。霽色開晴嶂，蟾光映晚天，風情無限意，趺對興悠然。

復史春元問道韻

原是自家物，西來有甚麼，長天倚慧劍，杲日映江波。舉足知端的，揚眉豈錯過，分明日用處，不必問如何。

二

為問西來意，當人會得麼？層巒浮翠藹，碧海漾清波。莫以無為是，徒勞有益過，但能離我相，自去靜中魔。

次登山韻

寺結高原地，金繩萬壑中，鹿眠依翠竹，鶴立就青松。有意皆非實，無心境自空，微風生嶺上，蕭瑟出雲中。

送中丞曹公柩歸值雨有懷

為憚廉清節，蒼天雨淚深，忠魂何遠地，飄魄應寒砧。暮宿隨僧舍，晨歸度鳳岑，存亡無限意，回首欲沾襟。

友人至山，題以贈之

環翠千峰拱，溪聲永日潺，煙雲浮嶺上，日月走盤間。青鳥啼幽壑，苔紋繡石斑，目前風景足，何用苦尋攀。

送別在臣楊檀越遷楚黃郡丞

秦擁龍文出，賣刀賢佐逢，才能千里駿，聲價五花驄。柳色黔山外，琴鳴江楚中，坐清南服地，指日遠褒封。

詠桂贈友

碧樹凝秋色，寒林爽氣頻，丰姿標月靜，潔志凜風塵。別去蘭馨遠，還同菊興新，花神頭點處，永佩憶天真。

贈遊山客

旭日照黔靈，四圍氣象明，山開非鬼斧，路鑿有仙名。境僻塵心靜，溪聲鳥語清，賓朋同席地，細看落花平。

詶夏孝廉韻

山青知雨過，水湛月臨溪，竹翠留雲宿，松孤待鶴棲。春濤和雪曲，秋雁伴雲啼，韻合煙塵息，清風拂柳堤。

春日閒詠

大塊煙雲合，春深處處繁，動觀芳艸秀，靜聽柳鶯喧。日色榮寒榻，清香遞竹門，驚披蝴蝶夢，物我老乾坤。

友人過訪賦贈

重道輕浮世，才華氣且英，理明機萬斛，義尚識三生。聲價風雲合，禪源法海清，從來金玉汁，水遠共山明。

次田春元夜賞菊韻

秋香寒夜發，賞豈待時過，喜對青娥質，同聯白雪歌。涼深星冷現，夜午霜情多，盡此良宵夜，清吟爽更多。

春日次詶張詞宗過訪不遇韻

晴春承馬轡，谷鳥報音來，柳放和風暖，梅榮門雪開。詩名留靜案，客路冷蒼苔，隔宿無煙火，輕鞍蹀躞回。

贈別乾御一乘二禪人

浩渺風塵急，豐敦畏散筵，冠年勤苦道，漏刻博言詮。聚首青鶩勝，離愁白鷺天，難於分袂處，柏子裊輕煙。

同友人登大悲閣望武侯祠

寶閣玲瓏渺莫窮，登臨又聽上方鐘，青山疊疊頻鋪翠，綠水灣灣應幾重。大士紀從周代記，武侯功業漢時封，尋知清潔循良事，始誌而今載玉峰。

次譚州牧鰲磯浮玉韻

柳煙夾岸映晴光，瑞靄山城接大荒，一水中流磯砥砼，雙虹常拱待鰲翔。月沉石磴縣清影，風度溪聲過晚涼，一目翛然空法界，悠悠千載鎮滄浪。

壽撫臺慕檀越

九如懽祝慶南山，丙曜高縣參井間，萬六椿榮綿鶴算，三千桃熟醉仙班。調元澤自臺中露，壽國丹從掌上還，敬指梅花當頌軸，和羹有約待新攀。

壽撫軍王檀越

祥鶴翩翩遶檻時，聲聲戛漢啟人思，烏臺香襲添籌祚，瓊樹花開砌獻奇。瑞靄金莖浮壽罍，歌繁湛露應昌期，倩翁朝隱誰先覺，鸞馭陳桃始見知。

次撫軍楊檀越遊山

重重疊嶂擁岩嶢，躡磴披雲到碧霄，一目峰巒青個個，四圍花木翠翹翹。推窮理事心非有，洞徹機言意廓寥，玩罷欲歸歸欲望，亭臺天外雨花飄。

贈撫軍王檀越服制還京

道化明城久植培，今朝又見子瞻才，盡知濟旱多霖雨，佇看和羹待巨梅。上界璣衡參七政，人間勳業應三台，東山暫往酬恩重，好為蒼生特地來。

次梁道臺登東山韻

平原擁出青芙蓉，插入丹霄雲霧封，巖岫花開時度鳥，江城煙抹遠聞鐘。雨添嵐氣新詩爽，風送樨香舊話逢，不憚問禪來此處，三生石上敘從容。

送別曹公子值雷雨感賦

轟林一霎洗程新，無限離愁誰為伸？思去迢遙鄉國士，看來慘淡舊時人。蒲塘綠滿遊魚啖，柳暗青陰鳥語勻，萬里天涯攜手別，此心難盡又諄諄。

贈糧憲傅檀越榮陞

物我同仁布澤均，金腰先種又重新，花開萬里香江地，果上三臺壽國身。政頌有聲天下滿，詼諧不厭野人貧，真誠大雅清名遠，芳翠聯聯盡占 春。

過般若庵

曾思有約過雲庵，幾聽溪聲野外縣，雨細蛙鳴清協韻，風和鳥語共談禪。閒尋竹院烹茶坐，倦掃松陰枕石眠，疑是葛天風化裏，爐香一縷樂悠然。

同(學副)臺(趙王)二護法河岸蓬居作

結茅江岸喜清幽，物象無邊四望周，幾樹柳煙橫薜碉，數行車水到粳疇。殘經開卷和風演，苔磴垂竿待月收，日用翛然隨意處，波濤不盡響中流。

遊大悲閣

寶閣崢嶸俯碧川，登臨四望興怡然，青林幽鳥啼空外，花落香風到客邊。夾岸水聲銅鼓外(有銅鼓碉)，卷簾山色鳳樓前，清幽勝景多堪賞，坐久忘機興自便。

花朝

漸度陽和萬象新，花枝濃淡出風塵，年光乍入四旬外，節令微沾二月春。色相嫣然爭旦暮，園林遲速感精神，從來詞客多遊覽，言下津津向此辰。

詠梅壽東林法兄

初度玄冥卻有梅，律陽先應一枝開，信知佳卉無雙品，獨占 名園第一才。憶昔隴頭憑寄意，而今特地寫詩懷，清奇自是花魁首，

好上雲山壽域齋。

次荅堯庵胡居士

逃名丘壑伴林松，何幸奇緣世外從，自信煙霞惟我有，難將詩酒與君同。三生石上花含笑，半畝池中月色溶，好理前身金粟事，居塵策進舊禪翁。

次眾春元遊山韻

小壑丹丘倚石邊，澄澄碧水映長天，林間野叟閒溪徑，雲裏群仙敞玳筵。星聚北山千嶂迥，光分玉帶一燈傳，舊時王謝今重見，獨愧支公拙簡篇。

訪殷夢臣先生不遇

春日尋朋過水涯，溪山深處見桃花，方池昔擬謝靈宅，五柳今逢陶令家。南國知心昭日月，故園回首暮雲霞，杖頭久乏邀賓費，賴有茗鐺當酒賒。

訪東山梅溪法兄

扶笻底事步林泉？為訪知音興偶然，山境晴嵐生石谷，會城燈火續寒煙。牧樵歌遠聞雲外，鳥雀聲幽落檻前，物換人間虛夢醒，馨馨梅放滿溪邊。

掃九峰開山祖塔

林宮手闢甲南滇，百折幽尋鳥道縣，霞照曉山松箇箇，溪迴寒浪月涓涓。千秋舍利神龍護，一席金襴昭代傳，膜拜愧無跨灶略，聊將俚句祝爐煙。

離侍巾瓶廿易霜，閱來人世幾滄桑，訃飛千里肝腸碎，杖曳雙林涕泗滂。石室堅函金鎖骨，香雲空繞應真堂，爐煙綵結酬三拜，哽咽吞聲思念長。

聲喧南北若雲雷，寶殿重樓手自開；天馬峰迎白鹿嶂，繡獅巖俯碧烏臺。天留寶缽盛珍供，石化仙儔傲劫灰；臨濟家風聲自遠，箭機能奪子瞻才。

次法瀾禪師韻

髫年歷練荷先翁，得睹慈顏禮大雄，澗水長流千歲月，香雲猶戀一天風。肝腸寸斷猿聲應，燈焰重光鳥道通，滿壑松濤聽不盡，茫茫匝地雨煙濛。

贈九峰黽中兄

祖風秋晚賴支撐，越格規模獨讓兄，冰雪面開青嶂迥，春芳眉立紫芝榮。庭前翠柏千株秀，檻外幽泉一鑑清，此日同吹無孔笛，莫愁高調少人賡。

雁字一行書

隨風遠至一行書，隱隱摩天意自殊，斜似之人常變體，彎如心月又難塗。翩翩乍擬鍾繇式，肅肅還同索靖模，此格非為真艸隸，紛紜點染太清圖。

挽曹大中丞(二)

廊廟倦倦繫遠心，幾思揮翰破幽霓，忘軀不念功名重，報國寧辭鼎鑊深。地下忠魂昭日月，天涯客夢繞山林，從來忠孝標千古，松嶺常聞鶴唳音。

屈指歌遊跡若徐，丰姿何在謾欷歔，禪那已破浮生夢，錦繡空研數代書。秋半林蛩蕭瑟裏，夜深山月晦朦初，牽愁步步增遺思，無那關心念未除。

和有牧李居士久別來山韻(四)

夜來星月照簷羅，幸得心交於此過，一日懽逢歌石鼓，十年遠隔望銀河。鳥飛天外迴翔偏，客晤山中題詠多，作句倦眠鄉國近，惺來不覺在雲窩。

夏日長明綠滿天，客窗清話問桑田，而今戰伐安平息，正好溪山樂隱眠。花樹鳥啼空裏性，月澄水現定中禪，詳觀物理虛生夢，眨眨風光又一年。

竹窗看古寶箴規，句句法言有所思，不幸髫年父，雖成道業問心師。風吹雨過雲增岫，鳥語花香水滿池，此日林亭頻對望，肝腸未盡雪添眉。

夜靜山房悄寂聲，未眠燭淺覓殘燈，琴心照我清音遠，劍氣惟君世累輕。想念故園觀日近，常將墨水染雲城，今晨送別巖傍路，珍重前途次第行。

次孔詞宗登山留題

蕭蕭清晝一塵無，偶爾良緣到索居，昨夜山房星耀炯，今朝谷口道風舒。文章豈在焉而已，佛法難同之者歟，學問既成千古業，何妨重謁慧公廬。

次中丞袁大檀越韻

皓麗當天一望中，玲瓏巧幻運籌工，遶峰晴氣南旋北，印水寒光西復東。人向塔前明佛理，祖於旛上顯宗風，垂慈遠紹無餘事，留步丹梯引導翁。

喜大之胡長者入道

力到功成果自圓，佛緣絕勝越諸天，浮生覷破心王定，竹帛遙垂體道堅。掃盡白雲方識月，澄清滄海好參禪，欣逢曇發千年瑞，茂葉長新代代傳。

遊海子玉京山

石磴盤層上玉京，登臨四望野雲橫，奇峰矗矗參天秀，小艇溶溶繫水晶。塵務遠離詩思爽，忙中卻得靜情生，為僧祇解禪那病，碧落霞敷遍界明。

次東林玉和尚

奇峰秀出漾波光，一磲長春鎮八荒，笛韻樓頭風斷續，磯撐水面日浮翔。苔漣月影凝清露，[石*親]帶寒煙曉夜涼，培埴前賢今已矣，惟餘九罩鎖滄浪。

菊

寒榮卻羨爾芬芳，不受凄風一辦傷，勝格能甘霑曉露，孤情豈畏凜秋霜。延齡未瀉南陽浦，招隱名增陶令莊，群卉盡凋知勁節，

獨餘靜影對清光。

粉蝶夏來時

何事翩遷度曲廊？園林遲速競瓊粧，輕盈枝上加冰繭，閃灼籬邊似雪揚。半艸半花風細細，頻來頻去影雙雙，等閒識破莊周夢，千夜何驚覺得忙？

和時乘夏詞宗韻

清溪疊嶂衍喬松，共蔭畦源物花穠，跼進何如退步穩，灰心自覺俗情鎔。月穿柳影常澄靚，雨過花陰有淡濃，大抵人生聲價重，賢名青史有來蹤。

答司南貢元

聊將圜堵隱江城，一榻蕭蕭少客新，今遇陽春聯曲調，不由墨水染煙塵。法行大地容僧紀，碑立長亭讓士珍，若會野人無意句，導迷於此悟前身。

黃詞宗登山分題得柑字

逃名避世樂山寒，有客相邀踏岫藍，日映桂香飄遠座，風敲松子落澄潭。星輝有故明僧定，廚供無炊慢客驂，莫謂當年鍾飯異，鐺茗款煮且陳柑。

山居

非凡非聖箇閑人，不愛聲華不厭貧，幾則偈言隨手頌，一生事業沒心親。憐他花瘦常留雨，喜爾鶯多欲挽春，自是山家真快樂，石林雲物總無塵。

特地層巒闢梵宮，重重殿閣倚長空，嶺頭花艸籠輕霧，山外雲霞漾遠風。好鳥吟春深樹裏，孤猿嘯月過林東，靈臺自是天生別，登眺悠然萬物融。

髫年蠢念愛山中，日用生緣世不窮，為法難如紅雪子，真傳豈愛白頭翁。幾回屈指劫前事，萬古推心此刻同，倦枕猿聲啼夜月，恍然不覺日頭紅。

山居次答昇旭詞宗韻

趨風幾度到山巔，何事垂青夙有緣，古調德堪斑管述，今知才向口碑傳。喜聆深吻融斯道，坐對清談合上玄，自別良能衣馬後，嶺頭惟見石嵐煙。

閒詠

關中兀坐已忘時，放下全無一事為，啟牖忽觀天地外，鳥聲啼在杏花枝。
樂道安閒脫辱榮，冰心一片洞圓明，攜笻昨夜寒江望，月自皎兮風自清。
翠嶂清溪跨白牛，樂眠水艸已忘憂，橫吹鐵笛無腔調，水月松風一韻收。

紫薇

瑤天一片映霞紅，影落庭前破色空，擬是紫衣傳不盡，等閒分付與勳風。

避亂感懷，寄殷夢臣先生

惱亂風雲出夜郎，幾尋山嶂路空長，伴身幸有烏藤在，隨意棲遲挂缽囊。

贈蔡大中丞

弘文睿智聖同齊，澤滿滇黔萬眾知，因視南山泉石遠，臨行書句作箴規。

聞提臺侯公訃，感悼以寄

忽訝風吹嶺上梅，飛來片片點蒼苔，知君自有清香骨，種向墳前始念灰。

春日

春勝山川綠，連天風雨速，隔林聽曉鏡，破霧鳥聲出。

和純乾道人韻

滿月照山樓，倦眠枕石頭，魚龍江海上，把釣任垂鉤。

山房閒作

月影秋潭現，鐘聲靜夜頻，隨波逐不散，總是岸頭人。

二

法門極則事，海墨書難盡，只在一毫端，反聞聞自性。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四(終)

門人寂源錄

書問

復祇林羅居士

默坐間，居士書至，讀之，大有青出於藍之器。想賢友與山野多年舊處，篤信恒守此道，非止一身善慶，實滿門善慶也。山野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予雖非仁者，願進淺近之言，令開門見山，內外無滯，只是信即心是佛，者個信字卻要信得極。所以教中道：「信為萬緣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居士必須將這信字一信到底，無滯無礙，信自心是佛，畢竟是佛，語默忙閒，信念堅固，物隨己轉，己即佛也。若信不堅，己隨物轉，將佛轉成眾生去也。居士豈甘於是也？更有真性信中，不著佛、不著眾生，湛然常寂，步步踏著，總是香積世界，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無二，脫體全彰，到此亦是信之堅固，非從外得，不與佛相干也。所以古人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若不如是，莫說予度，任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齊來同行同坐，亦難度也。六祖云：「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切莫言父母所累，有何累耶？孝義乃助道之緣，脫輪迴之本，大丈夫之所為也。入泥入水，一點不沾，方顯手段。如此則法門有幸，不枉三生石上舊時人耳。

復張貢元

久耽幽靜，忽老居士偈至，可謂塵勞中津梁也。但公之意，欲先就功名而後從佛，殊不知佛正在功名裏相隨也。古有選官選佛之說，千古常在。倘於功名之際，緇素得出，則千古佛狀元亦永垂不朽耳。爰復偈曰：本無明昧教誰醒，但動思惟已是塵；直透當元關捩子，一毛頭上現乾坤。

復剖元書

昨接來教，足知賢友與予世外之交，肝膽相照。但不知果有世外之交否？若有，正所謂坐塵勞內，轉大法輪。倘若渾然一念，純清絕點，不作世間想、不作出世想，方可名為山野知己也。為爾勤勞，

只得順水推舟，先通一線。倘賢友不棄，到此同炊鐵釘飯，充不饑之腹，實千古之快事耳。此復。

謝制軍蔡大檀越

恭惟閣下德合伊周，名齊方召。滇黔仰照臨之象，越日常溫；軍民荷披拂之功，程風丕扇。歡聲動於遠邇，偉勣銘於鼎鍾。野人夙荷弘仁，感蒙護法。昨遊滇省，屢受垂青。非徒德及一人，更喜法門廣庇。足見大護法現將軍身，行菩薩道，劫劫生生，永不退轉矣。兼承惠德，厚布祇園。草木生輝，肅楮申謝。

謝撫憲王大檀越

恭惟閣下，手扶陽泰，心與天通。靄靄好生仁，無時而不浹；堂堂經濟才，隨地而皆宜。奕世詠甘棠，洱海仰澄清之烈；再身來英國，昆池沐浩蕩之恩。萍釋乃物外野人，感蒙護法。九峰飛錫，實擬訪道於張公；千載逢緣，繆得依光于裴相。梵剎荷栽培之厚，法門依日月之光。蒙布朱提，兼助名驥。霑德無既，寒色生暄。謹肅荒函，特申謝臆。

復張經公

撚指光陰，忽驚秋至，想老居士英摽迥別，邑吏若仙。正思慕間，忽承翰至，讀之如明珠光耀，熠熠照人，何幸如斯？但書言忘情寡欲，乃為在家真僧，勝過出家俗漢。所謂僧俗有二，理一無殊，老居士高明，正合斯也。又言有超離之句，與聖諦略有符合。自山野看來，只要直下承當，無可不可，若擬議之間，又落二也。古人有仕路逃禪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此乃為官學道榜樣也。老居士若道念純真，篤信恒守，異日自有出火金蓮之手段也。今雖各處一方，共月明於千里，信筆書復，不盡餘懷。

復王鎮臺

玉兔分輝，萬里喜逢彩色；金英繁茂，普天爽氣秋分。恭惟麾下心同月皎，名與日新，朝野生歡，軍民共戴。萍衲乃山中野人，放懷林下，雖與大檀越有上林之約，亦幾乎忘之矣。今承翰至，盥讀遙空，合十謝也。昨晤西星白檀越，臨山道及，方知赴京，大喜。想

驛路倉星，無暇一晤，有失迎候也。今大司馬凱旋，特修荒函奉復，不知麾下可還記得三生未了公案否？若憶得，不枉此生之幸會也。此復。

寄法兄天隱和尚

山中兀坐，歲序頻遷，望石上明月清光，振古常新，如對我兄面目矣。想老法兄韜光價重，葆合天和，建立後學津梁，流通人天正眼，法門幸甚。弟雖叨祖廕，垢重德輕，惟兄門庭高峻，接引後昆，先人雖去，猶存佛祖之風不墜也。幾欲聚首，奈途繁阻，故不如願已。今為先人全錄入藏，兄若披肝破膽，弟當鼎力維持，以盡寸裹。不然，將先人心血付之東流，盡埋沒於無所聞也。時乃金英已放，玉蕊清香，又待踏雪探梅，摘得寄來，未可期矣。

復白檀越

涼風一葉，冒雨登程，想老檀越博學多能，折衝萬里，望白雲在天，令野人晤若金蘭，大有三生石上舊相知之面目也。前承司馬大將軍於荒山垂青，一段光輝，多出檀越導引之力。古謂人生顯宦中，行一二椿人，不及美事，名走天下，在公得之矣。喜慶！喜慶！但麾下乃仁人也，鄙言奉候者，凡理事之中，渾然物我，於渾化中，得理甚深。若智明直用太過，令人吞吐不下，反為淺也。所以山野前對大司馬云：「恩養士卒，德施百姓，灰金如土，深用才能，可以保國保爵。」今對檀越，亦無二致也。然萍衲乃局外之人，不敢向人錯下名言。今麾下既以深誠相契，故以直告，將來踏佛階梯，未可量也。

寄博達法兄

一衣分授，千古同心；雲水相逢，共圓前話。恭惟法兄和尚，一心清靜，萬事和融。渡海浮杯，一缽載南方之勝；涌泉卓錫，五花來百代之祥。有子有孫，衍臨濟之宗者眾矣；可久可大，繼先師之事者誰哉？聚首已極之心，分袂更勞繫念。肅函附便，不盡瞻依。

謝九峰黿中和尚

靈山一派，千載如新，遐邇交稱，天龍隨喜。恭惟黿兄和尚，入如來室，應祖師機，膺九峰之心宗，立百代之正眼。傳薪得火，祖宗

添衣缽之光；異世同心，兒孫匯源流之派。法門有慶，吾道通亨。弟久切瞻雲，坐春風於半月；至人有真，拜靈塔于千秋。幸祖宗之不朽矣！九峰主席，情牽雨寶之臺；五華聞鐘，聲咽飛泉之谷。法愛難別，耿耿歸山；陸路翛然，皆叨福庇。清燈擁坐，如對面顏。謹抒謝素，餘不盡言。

復客問閱藏經書

康熙戊辰八月，糧憲傅母延師於大興寺閱藏，有客書問：閱藏經是何意？師答曰：愚初入此門庭之時，為德薄蠢鈍，單單只會個無義味語，而在艸衣木食之中自究不了，就那不了之中踏得海中塵起、陸地波翻，窮滴滴上無片瓦遮頭、下沒寸土湊足，將萬物渾為自己而無我人眾生，惟居山中隨緣度日。不意月上菩薩延入此個保社翻閱海藏靈文，幼時未在文字之中淘溶，今日就秘密之力煆煉，所以破膽將帆放入大海，波浪滔天，利萬物之不爭、處眾人之所惡，不著左右亦不緩急，一句一字與那渾忘物我、草衣木食絲毫無有差謬，因此翛然任帆飄去，而我不知其所止，正所謂棲鳥已知故道，帆過看宿誰家者也。偶爾奇逢枯樁子，將帆一撞觀之，恰是水中長人；若是水中長人，卻是枯樁子；若道枯樁子，卻是水中長人。今日也不管枯樁長人渾成一氣，和風搭在玉欄干上，一任時人卜度。因此臘盡，聊艸復云。

法叔丈老和尚啟

太白法傳，而遠胤於雙桂；萬峰脈發，方茂盛於錦江。芙蓉復茂，法蔭蜀川。唯我法叔和尚，歷世聲名，紹前事業。開言有節，若演祖、勤祖之光；操履弘大，如太青、雲青之靜。西蜀古佛，誠哉間世耆英；錦水盛名，允矣法門碩輔。姪濫叨祖庇，譾劣根基，未能常候阿大郎中座前，虛受先師一言印可。每思法門衰替，幸有叔翁砥柱中流，姪雖苦守林間，聽緣而待。初闢黔靈，經十四載，荷仗法力，略可觀瞻。因在荒闢之羈，未得親侍座右，只得遙空頂禮，未卜何日天假良緣，親禮法座耳。伏願大揭祖心之慧日，允垂正法之傳燈，德尊賢壽而祐無疆，道振乾坤而垂不朽矣。

寄寮堂大師

法道弱甚，枯守殘軀。跼蹐一穴，未適大地寬弘；攢眉細推，難挽法門衰替。只得潛居澗下，抱道林間。忽乾子回言，知我寮公和

尚，法門宗匠，熙世真僧。清白丰標，超過源源賢俊；閒雲態度，遮斷泛泛庸流。恢乎猶龍之幸，允釋義虎之疑。奇哉！蜀渝之有白眉矣。欣羡！欣羡！茲徒蠢拙，同為金蘭之麗澤，誠坐杏壇之春風。喜有華翁之盛，愧無玅喜之能，亦自慚於林間虛度也。常思足下，操觚最上，平實虛賢。萬木清暉，點破秋風葉落；名走天下，人聞常飽不饑。於雙桂之後，有盡令人宮墻外望也。不宣。

壽王撫軍啟

聖德凝和，嵩岱效靈而毓秀；真人濟世，甫申應運以懸弧。南極呈祥，東華衍曆。軍民共慶，滇海騰歡。如我在翁閣下，節鎮控邊，永錫帝心之賚弼。奎陳才秘，雅成法脈之傳燈。五百會運名世，今得奇人；三千等諸列仙，將紹芳景。惟經一傳，已識西來紫氣；懷柔六詔，允見南起彩雲。福澤始符其德澤，人和斯會乎天和。萍衲乃山中野人，物外乞士。屢荷護持，未能親候華山之箐。特命門徒，借獻滄海之籌，聊修素緘，引效嵩祝。伏願壽身壽家而壽國，積功並海嶽以無疆。希聖希賢以希文，雅道共乾坤而不朽。喜陳燕賀，聊藉鴻庥。

示文一法孫

吾徒滇遊未回，老僧甚憐極矣。不料有文禪乃吾嫡孫也，既叨祖蔭，係佛真裔，擬報佛祖之恩，必須將千七百則公案一一透明，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無一點渣滓，斷二種所知，愚方為出格淨器也。若不然者，必離窩臼，同老僧久住操履，異日得意而歸，好看雪山白牯放之滇南，東觸西觸而無礙也。

佛事

大中丞曹公、布按司道副、臺府縣文武檀越，請師於次南門外靜坐，滿百期，捐資建生生塔，修大齋事，以奠封疆。功畢，師詣塔云：「巨石培成突兀峰，玲瓏八面鎮黔封，無邊玅義從中現，若筆遼天書不窮。」顧左右云：「諸大眾！且道書不窮的是個甚麼？今我福星大檀越建此生生之塔，普利人天，大作佛事，拔沉淪之幽魄，鎮疆域以千秋，延黔靈於此舉，揚其塔曰生生。蓋謂生生之理不可盡，生生之義不可窮，生生之福不可量，生生之妙不可說。其蘊無窮，其利甚廣，蕩蕩然動天地、感鬼神，遠之有望，近之不厭，此生生不磨之功德，非我大檀越之勝心，孰能為此也？」復

舉：「忠國師涅槃時，代宗問師：『去後以何為記？』國師云：『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弟子應真卻知，乞詔問之。』後詔應真問其事，應真良久云：『皇上還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諸昆仲！你看應真此偈甚是奇特，今日黔靈又則不然，近城西隅俯河岸，塔啟生生標上善，萬古常寧鎮此邦，挺露威音那一畔。那一畔且置，如何是目前親切句？」良久云：「溪山盡是琉璃缽，日月常懸晝夜燈。」

為心持和尚龕前上供。揮拂子云：「生死不二，一道前征，獅象回互，來去分明。正法眼藏，人天之尊，某添列昆季，唱一段無生曲子相送去也。」良久，鳴指云：「此是持兄舊面門，原封不動怕誰論？而今返璧歸真際，佛祖叢中作弟兄。」入塔。「歷煉久成獅子器，金剛杵碎鐵山隈，斯時歸去乘秋興，散作人間物色暉。卻將舍利黃金骨，埋向青山絕點埃。」便入。

為白雲西老和尚起龕。「吾師楚藉，飛錫黔居，開化人間，孤硬無敵，兩建道場，壽延七十，緣盡撒手，萬事俱畢。諸大眾！且道老和尚向甚麼處去？莫是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丟下與法身齊長之色相，與後人作榜樣麼？今日不肖到此，於不容安排處權設方便，送我白雲和尚向安樂國中與大慈悲父同一居止受用去也。」引龕便行。舉火。執火炬，云：「楚水黔山共一天，吾師得地在其間，今朝依報因緣盡，棹轉虛空架鐵船。老和尚架此法船，卻乃得大願力捨心三昧、得大柔和忍辱三昧、得大普濟法藥三昧，更有一種三昧未曾舉著，且道是何三昧？」以炬打圓相，擲下，云：「胤後兒孫多衍慶，檀那福祿共增榮。」

為西竺和尚入龕。喝一喝，云：「喝如雷震。」以拄杖連卓，云：「棒似雨傾。乾坤皆白玉，大地盡黃金，所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無量玅義總在心源。如我西竺和尚生緣西蜀，駐錫黔陽，今朝果熟功圓，直下請歸者裏。」遂入龕。召大眾，云：「且道者裏是何世界？莫是華藏世界耶？香積世界耶？極樂世界耶？如是一一世界猶是教乘中事，我祖師門下向上一路則又不然。」喝一喝，云：「會麼？於此會得，則知西公和尚與如來涅槃會上入金棺、伸雙足以示迦葉無二無別；其或未然，黔靈今日與眾傍通去也。」良久，云：「入此如如真淨界，古今常放大光明。」

昇雲和尚訃至，設供。「數十餘年成莫逆，何期一旦蚤回鄉。爐焚柏子煙雲靄，散作乾明滿院香。」

設天說和尚真，拈香。「天地之清，太虛寥廓。忽出一個禪翁，坐斷萬機不惑。所以得法本師，續為臨濟嫡脈。平生名行難言，寂然

而成天說。今日留蹤蔭子孫，千年長照一輪月。」
為德本耆舊下火。執炬，云：「清涼國內有英才，法身淨玅絕塵埃，雨灑風吹難動著，金剛體固菩提胎。甚麼物恁麼來？逐之不散，蕩之不開。諸昆仲！且道是個甚麼？」良久，云：「萬緣俱息處，一念自歸真。」擲下火炬。入塔。舉骨，云：「今將一具黃金骨，瘞向千秋始化龍，若會德公安樂處，青山常在白雲中。依山臨水，錦繡文峰，兒孫衍慶，瓜瓞重重。所謂道：逝者如斯無盡意，黔南城畔水流東。」
為中丞如夫人薦福舉火。「東魯隨鎮黔南地，何意參星中夜飛。一點愛緣分不下，令君幾度在深思。有曹公孫氏之靈，在生之日，淑德賢良，大有閨中儀範。不幸一疾告終，經今三載矣。中丞憫念，大建冥福，請黔靈于此舉火。黔靈到此，并無別說，惟我祖師門下無生法忍，令亡魂超化。」舉火炬，喝一喝，云：「喝下又添三昧火，清風送上斗南天。」
為趙檀越恭人起棺。「大洋海內打鼓，須彌頂上聞鐘，業鏡將來照破，翻身跳出虛空。此是前賢登聖偈。即今恭人龐母又則不然，仁慈惻隱少人知，萬類于心定不移，大有光輝先後應，生平培就上天梯。」豎拂子，云：「大眾見麼？接引導師從拂子頭上放大光明，接引恭人登寶所，生生穩坐白雲鄉。」

行由

康熙壬戌夏，門人大拙率眾於方丈請示入道因緣，師堅卻不已，乃曰：「予韓氏子，生於甲戌四月廿四，祖籍長沙，寓蜀潼川，父諱亮公，母謝氏。六歲慈父見背，母兄撫而教之，未幾遇亂，隨戎入黔。至十五歲，每思浮世轉眼成空，立念齋戒，欲入山修持。有袁氏子聞之，結伴修持，逃入南望山中，艸衣木食，惟以念佛收攝身心。將滿百日，袁氏畏苦奔回，予更入深山精進念佛，骨瘦如柴。不料兄責袁氏，同來山中勸回，終不茹葷，毅然退姻。數年混入外道，知非遂捨，參九峰靈藥和尚，峰曰：『年幼之人求個甚麼？』予曰：『某為生死事大，請師開導。』峰垂下一足云：『會麼？』予曰：『不會。』峰笑曰：『老僧一腳頭也不識。』遂命參萬法歸一，自此行住坐臥之中將話頭如靠座須彌山一般，穩穩密密，復指依白雲西識和尚為業師。後往滇，同峰居五華寺，夜深危坐，峰曰：『會老僧三載矣，汝做的工夫纔？』予曰：『只在一處。』峰曰：『如何是一？』予不能對，峰大喝，予隨喝，峰曰：『老僧喝有意，汝喝何意？』予又無對，峰劈面一掌曰：『汝善下喝。』予禮退，自此定限，以悟為期，方焚頂香立願：『若不精進，悟明大

事，懶墮偷安，永墮沉淪。』勇猛提究，不分晝夜，雜念轉多，如水上捺葫蘆相似，自思：『似者般做不上路，必是往昔業重。』又焚臂香立願。每夜中昏沉太重，站立不住，將身繫梁上，以遣昏散。如斯三月餘，工夫稍覺純熟，惟疑業重，焚香立願如前，自後工夫成片，總是一個話頭現前。一夜危坐，恍然入定，忽燈花爍爆，驚覺曰：『萬法歸一是此理也，和尚一喝是此理也。』次早到九峰，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若人會得，是何境界？』峰劈頭一棒曰：『是何境界？』予曰：『若恁麼，瞞我不得了。』峰曰：『試道看。』予曰：『月在波心說向誰？』峰曰：『此子雖幼，後亦堪用。』予曰：『不可將長裁短。』禮辭，復歸白雲，艸衣木食，甘苦自若。閱《華嚴》至〈如來現相品〉『與諸天子說法，諸天子常聞天鼓之音，非從東方來，非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此天鼓之音不生不滅，如我說法亦復如是。』遂將從前所得翻然打失，全身放下。後於遵城參本師和尚，師問：『何處人？』予曰：『潼川。』師曰：『既是潼川，與老僧同鄉，同在甚處？』予曰：『同則同，異則異。』師曰：『儱侗漢。』予曰：『某甲喫飯，和尚飽麼？』師便喝，予亦喝，師曰：『老僧喝有意，你也亂喝。』予曰：『是麼意？』師連棒打出。予少間禮云：『適纔觸和尚。』師云：『放汝三十棒。』次日呈頌，師閱曰：『是悟耶？是學耶？』予云：『不可捏目生花。』便拜，師一踏云：『慎自珍重。』後書偈拂囑曰：『此去深隱，自有龍天推出。』予歸白雲，侍業師住靜。康熙丁未春，都閫張公請住省中壽世禪院，予見事繁，就本院閉關，於中磨煉千日期滿，值撫軍曹公、司道文武眾檀越造法衣法被，請出關結制，又請開建黔靈，於三年中忘身為法，上不能報佛祖、師長、父母深恩，豈以淺解便謂入道？唯脅不至蓆，以繼苦心耳。珍重。」

黔靈赤松領禪師語錄卷五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